

洞有警選可以經畧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
邊事乃誤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
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為危事蓋用澤潞李文饒及
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遷自荆南召為

翰林
學士

丹馬

紹興中廣州西海瑞出丹馬按禮斗威儀曰
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輪以駿馬

其青祥
可見

赤蟻

交廣地界濕多蟻人家蟻少郊原蟻有赤者
則為賊兆梅聖俞送楊叔武廣南招安南方

赤蟻大若象潛荒穴剛人莫逢天公合雨不決雨
從橫亂出將自封侵壇凌壤壞城市戰鬪億倍南

柯雄嘗聞穿山食此物此物既大非常凶張舌流
涎莫可餌狂啄不怕長戈春今令智者以智取即

見蜥醜傳太宮因而使知
禍福理天子下令雲從龍

房千里妾

唐詩紀事房千里博士初上第遊嶺徼
詩序云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

為余妾西上京都調于天官乃與趙別約中秋為
會期趙極張戀余乃杼詩寄情曰鸞鳳分飛海樹

秋忍聽鐘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
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雁來空寄八行幽相如

若返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謂蜀州橋也
房至襄州逢渾侍御逢引農蕃楊之命乃以情意

相託許到府邸遣人訪之則趙氏却從韋矣渾寄
房詩曰春風自馬紫絲韁正直蚕眠未採桑五夜

有心隨夜雨百年無節待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
却認羅裙碧草長為報西遊滅離恨阮郎纔去嫁

劉郎後馬使君與千里俱照端州李群王畱別詩
云俱來海上嘆烟波君佩銀魚我觸羅經國才微

甘放蕩端城年少豈蹉跎應憐旅夢千重思共愴
離心一曲歌唯有管絃知客意分明吹出感恩多

千里終高

州刺史

韓平原客

鶴林玉露韓侂胄嘗為南海尉延一士

侂胄嘗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

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

屏左右促膝問曰聞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

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愕然問故對曰

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

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

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

士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

相聞則三軍怨矣益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

死於供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處

此亦何以當之韓侂胄默然久之口何以教我其

人辭謝再三固問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

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

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

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

曾血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

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隱盡去軍興無名之賦

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名儒遜以相位乞

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

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文

去未幾禍作

甌生蓮花

萬花谷宋滕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

花而赤色俄頃

蔓景直旬日卒

人化班虎

萬花谷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

儼曰吾啣王命避虎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躍出逐

入伏草中日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

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入山谷間

化為虎自是見昇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

搏而啗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啣之水下此去

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既食其人而取其物以

遺妻子此非人之所為今日吾將倒行而逆施耳
儼曰君平生作事得無有自悔恨者乎虎曰吾嘗
私一孀婦其家人嘗有害我之意吾因醉盡殺其
一家而去此畧有所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
吼一聲震
林木而去

潘成擊鳥

葬堅志廣州人潘成販香藥如城都弛
擔村邸遇一道人謂曰君每食時倘有

鳥鵲及異物登几案剝啄時切不可食其餘仍須
尾逐之俟其落處急擊將有所獲越三日潘食時
忽有大鳥自外飛入見人不懼舒徐就器中攫食
潘憶道人語急擊之鳥突起潘攜挺奔逐鳥翔飛
而去離地只數尺終不能高舉約二十里力乏墜
地化為老嫗又擊之嫗泣呼求納金贖命乃相隨
行又十里餘到江岸小山下有茅廬嫗叩門一女
子年可十五六出迎置酒相款其家雖觸事野寂
而酒饌精潔器用雅素俱用白金為之酒罷女奉
黃金十兩與客潘喜甚忘其為異物也遠受而辭

歸告其逆於主人且將同訪黎明復
往一無所見蓋此嫗素習幻術者云

天譴不仁

葬堅志馮孟祥家有田數十頃常年糶
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記簿給照馮

孟祥死其子貪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
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忽作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
先一日雷電連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內底
而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怒怨辭迅
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
血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鬼責酷吏

江湖紀聞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
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夢吏執文引從

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
遂舍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麗而覺夫曰我
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
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卒
賀州道人 葬堅志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
州平生好延方士雖窮約不少倦有容

敝衣大寇善飲酒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
出行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
名酒幸公同一醉袖出一瓢取兩杯共酌顏亦嗜
酒度各飲十四五杯顧其瓢纔堪受升餘而終日
傾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真可教然子方
居遷謫中當有以給朝夕之費即取書一編授顏
閱之乃康圭峯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
有化汞為銀方法暇日試之而後信居廣州每月
旦望二七日必詣海山樓視漁舟所過悉買魚蝦
放諸海或至費數千朱丞相漢章時為監司幹官
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殊不多何以繼此曰吾
嘗得一煨汞法今數為之道流有過者我館之或
經年須其自去乃以餘悉為放生之具此外一錢
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宿齋戒逮旦而往顏索
水銀拾兩則四面施炭鼓鞴扇出高數寸乃復下如
是再三則四面施炭鼓鞴扇出高數寸乃復下如
矣鉗出擲下地俟冷而稱之得銀拾兩無少耗焉朱丞相說

信州老父

授江
授香山簿歸途至信州境早行甚久絕

無旅店至暮饑倦惟驛途如故亦嘗遇一
亦疲不能前忽遇一老父問之曰嘗時旅店何在
曰不復有矣李曰然則將何宿老父曰且行耳遂
同行數步見茅舍一間四壁蕭然席地少坐李告
饑渴未幾老父捧飯及熟雞至李大喜過望但惟
四山蕭條何所從來復言欲得床席老父又攜木
版鋪席其上李睡至一更許而醒聞誦書聲乘月
色遂起望屋後火光密往窺之則大屋巍然四面
窓榻皆整一人中坐身長八九尺侍坐者約三百
餘人皆人身而首則奇恠不一李懼而返老父大
笑李問教書何人老父曰王安石也此輩將來分
遣治世故遣王先生教之使識字耳李益凜凜老
父與茅舍皆不復見矣

詩句見知

蓉塘詩話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為
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第二人調

新會鹽場廣帥楊長孺以其老榜為監每心易之嘗拮據其簿書子信將拂衣而去投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處擇林投明知着脚當來悞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

啟語欺世

齊東野語胡絃字幼度師廣傳其答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闈入境問

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濂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闈特辱長戕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闕於去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絃嘗劾朱子鬼蜮人也為此語以欺世耳

六祖籤

張東所好誦六祖籤以多警句也相傳一庠士撰輯古今事文為之前五言四句後

七言二句廣人極信之

千家詩

王安石編千家詩選有五七言絕律廣有學究患其多乃取宋詩為主時復杜撰十

數首皆假托唐宋名人以售亦有極可笑者村人不悟競相傳誦

醫僧託生

葬堅志宋景定年間有雲遊僧至廣州寓郊外小可室門書專醫婦人難產居

數年莫有問者其師至寺怒其以僧而攻此必非戒行久之師子婦難產遍求醫士法官三四十輩連數十日不產師忽憶之急招至診脈曰所產生男欲便產耶欲三日後產耶師曰正欲便產何言三日後也僧曰便產子生母死母生子死三日後產子母俱全也師曰果耳當全其母子僧與丸藥即安如期果產男子師大喜厚賜之明日批銀牌往持光孝寺不願師強之居半年升座辭衆曰今

往某人家衆視之化矣其人亦當時大仕宦夢僧至云來自光孝寺覺則生子焉

廣商教子

百川學海頃年客有話胡翼為國子先生曰番禺有大商曰某氏者遺其子來

就學其子儇蕩其子齋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
 若將救死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攜其子謁
 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之道者也
 乃取一秩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
 生然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
 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
 自新胡知其已悟召之誨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
 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古聖賢之書次第而讀
 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
 學學之三年
 登上第而歸

人痾

江湖紀聞宋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
 姿色偶有欲淫之者卒揣其陰男子也事聞

於官驗之女也一坐婆曰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
 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
 申上司時彭節齋為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曰
 陽在人之道曰男曰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

女是為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
 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兩字決脊二十

枷令十日押下摧鋒軍寨拘鎖月具
 存亡申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鯊化

菽園雜記聞都御史朱英云廣東海鯊變虎
 近海處人多掘岸為坡候其生前二足綠坡

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
 上坡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

壁幻

水東日記瞿世用御史巡按廣東時嘗寢疾
 臥內壁壁一夕幻出山水圖世用心恠之然

猶疑病中眼花妄有所見召縣官入視皆以為畫
 也乃命以墨塗之隱隱猶見筆跡後數日方滅世
 用病尋愈
 亦無他

伯兒謫戍

餘冬序錄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
 母病剗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

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病愈遂殺其三歲子祭
 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

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丞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南海

族兄來訪

雙槐歲抄明初周尚文林茂皆攻詩尚
文讀書番山嘗見鬼魅一夕其族兄來

訪與言昨宿有美人來與聯句成卷有云盡日倚
闌人不到謾聽鶯語到黃昏兄笑曰此真鬼詩也
因攜卷去倏然不見訊之鄉人族兄在家未嘗出
也即作鬼復至明矣人以爲鬼兆尋第進士筮仕
不終豈鬼豫欺之耶茂嘗詠松云大夫真氣槩曾
不受秦封又詠桂云嫦娥如會意分我一枝秋茂
後後中鄉試官終
五品蓋詩識也

玉枕山詩話

成化壬寅九月陳獻章公甫應詔起
而之京道過南安而太守華亭張汝

弼甫欲用曹參禮蓋公故事款留於周程吟風弄
月臺上數月以受教陳不可曰當不俟駕矣今方
度嶺又值積雨裝弗亟辦
容與數日耳張不能強

愛蓮亭韻語

丙午雜記濂溪爲吾廣提刑舊於西
湖上見濂泉書院以祠之湖水浩蕩

連白蓮池五仙觀洪武初移觀於坡山上池入于
市舶公館人家截斷爲間閭留池一泓環藥州之
傍植蓮建亭于州上扁曰愛蓮取濂溪所爲說也
其前爲提學廳事歲久傾圮今提學憲副林南澗
先生粹夫始新書院更曰崇正填池之半植禾其
中以爲經營之漸未暇成也前此一載荷花猶盛
開亭之基趾柱礎具在沮淤與仙湖通衢隔截而
禾則蒙密矣有無名子題韻語于楹上曰當日紅
渠蘸碧波薰風時節一來過于今景色非前度誰
道元公又愛禾先生見之大笑而已亟命植蓮建
亭

骨相不誣

孫嚴宋書沈攸之字仲達少孤貧與吳
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

人共上引棟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當至
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相相者曰骨法如此

廣東通志 卷之三十一 雜記

若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方為
荆郢二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章

談命能讓

顏總戎養病廣州問談命者右衛軍李

日汝術較梁萬方何如曰萬方精我固不及也他
日以扣萬方曰我則不及名遠蓋梁萬方實優云
比錄功籍衆紛紛請乞營走不已右衛百戶周寧
劉昇獨辭上官念其勞強之再竟不能從嗚呼今
之號士大夫者妬賢忌能不欲已聲名在人下至
用意欲傾其人而去之與夫恬不知命分奴顏婢
膝惟進身固位之利是圖者
視二人其心得不愧死哉

東嶽府君

丙丁雜記廣州北城外有東嶽府君廟
每出喪殯葬必往祀焉且廣為醮事巫

祝與喪家男女混雜其間或止柩請信宿乃行者
正德中吳尚書獻臣廷舉來為按察副使聞而遣
人扁其門戶或恐動以禍福不顧也喪車至止於
門外猶瞻拜焉久則又遣人折毀其四傍簷楹風

兩日以頹毀而竟亦無他禍福乃盡毀之按彭德
志崔府君名珏字子玉唐貞元間為滏陽令後葬
滏陽而載金元好問碑云唐崔子王奕君祠在在
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
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
道採訪使與長子劉尉內行不備且有賊賊之鄙
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當之已而果然一孝
子為虎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
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今按府君作令時地兩
相抵牾不同使或一得其實則祀典當如卓茂止
於密魯仲康止於中牟朱邑正於桐鄉召父召母
止於南陽雖使滏陽長子祀府君可也今天下四
方莫不有府君廟高門廣殿袞冕侍衛雖五方帝
之尊且雄無以尚之使其止於土木偶然斯可矣
或有物焉則將走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屨以當
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獻臣
之毀是也

金花曾主

舊志靈應祠廣州仙湖之西其故老相傳神廣之金氏女也少為巫姿容極美

時稱為金花小娘後沒於仙湖之水數日不壞且有異香里人陳觀見而異之借眾舉斂得香木如人形因刻像立祠祈嗣往往有應祠毀成化五年巡撫都御史陳濂重建稱為金花曾主惠福夫人張詡題詩玉顏當日睹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嘉靖初提學魏校毀其祠焚其像然廣人篤信于今立金花會

宋運始終

廬山志陳搏言宋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言終於廣也又云逢厓則止至帝昺

果終於厓山按宋史太祖長子燕懿王德昭生守度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英州團練使贈廣州觀察使廬江侯其後為理宗皇帝理宗一二傳至廣王昺入廣而終是為宋運始終皆在廣也

宦官忠佞

宋史宦官傳藍繼宗南海人事劉錕歸朝累官景福殿使歷事四朝謙謹自持

每領職未久輒請罷人稱其賢舊志陳準者順德之北水堡人景泰間進為內侍給役內庭不好用事曩朝廷設一座于東華門外號曰厥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尚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紀綱羅致百僚縉紳奪氣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去赦不誅以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太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母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為人平恕濶儉時有欲入人罪弁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遂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殺成化末年太監新會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賈收買古今玩器進奉啟上好貨之心由是侍門大開金夫子弟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階白身人得授鴻臚至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戚廝養凡高資者皆與金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由吏部銓選故各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變脩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人自

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愿籍閑任
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從未暇籍也忠佞
不同
如此

散財致饒

勸善書陳弘泰廣州人徵假貸之財于
人其人將嚮蝦墓萬頭以償弘泰惻然
不取所負仍捌與錢命悉放蝦墓於江中後因夜
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墓也取之
益致
富饒

封墳復振

野記嘉定中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精
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今故
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
衰以術者言祖穴向稍偏所致因發也而得石書
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
淺識不得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
遂拚之今故為頗振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
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神惡私心

南海百詠南漢主劉鋹及二子各範銅
為像少不肖即殺治工凡再三乃成今

尚在天慶觀中東廡劉氏興亡錄云宋開寶四年
正月辛未偽少主迎六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今中
貴宜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
基業一旦煨燼銀歸朝封恩赦侯方信孺詩云霸
業淒涼一炬休鑄金為像亦狂謀五湖但說鳴夷
子千古誰知恩赦侯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銀
僭偽時用物精多不敢贖犯其像嘉靖初提學魏
校毀銷為鏡以歸其後喪二子無嗣云又新會周
必誠言丁積作縣時毀城上淫祠所祠中香樹以
為帶其夕夢神責之蓋私心為神所惡有如此

鬼喜演戲

丙丁雜記廣州南濠楊宅成化末有鬼
來自清流縣任所與其家人狎漸見形

自稱六舍宛然人也其後屢演戲以娛之即告辭
更無踪跡正德末東莞橫坑鍾家忽有鬼狎其婢
日每飯必供我否則遭穢厨人弗信飯釜蓋密比
熟挈視之穢與米混莫知所從於是淨掃一室設

案每食先供乃免其家人盡呼為阿公怒即挾人
兩手于門縫中莫能挾脫哀呼跪請始如故久之
謂曰行矣盍演戲以餞我如其言不肯去曰戲有
數出不如法此乃拙戲子也盍更演之于是旁求
善演者再餞乃曰此戲
善矣吾將去遂不復見

騎龍廟

丙丁雜記成化末郡庠生李諫字宗直家
于庠之西街時見美人來與交歡捫其乳

小且多諫問何以有此曰陽氣盛則乳自多爾已
而到處隨之若夢魘身冷則交時也同舍生關文
舉者常呼之或醒或不醒乃畫八卦懸其坐臥處
美人乃不來久之復至笑謂曰爾何薄情以卦嚇
我耶漸能作詩相與唱和及五年乃絕蓋豕精也
物畜尚能作怪如此其後文舉歲貢北上過江有
魚跳入舟中烹而食之腹痛暴卒計未至家諫暮
過仙湖街騎龍廟見文舉燈下相與慰問講話如
平生忽曰某已於某月日因暴病死矣併告以食
魚之故諫大驚鬼即不見闔月而友人以計報一

如鬼言○續志嘉靖初增城縣衙西黃典史所居
嘗有物作祟或擲石於屋梁之上或竊冠帶梳櫛
之物以逃幾一年乃息丙辰廣城南高第街有鬼
降一閩商家拋擲瓦石其家延道士作醮禳之忽
石擊破黃冠次日掣符焚其床帳掘地得紙繚穿
錢七文乃其家適所用也久之遁去丁巳廣州海
珠對岸河南何家有鬼能人言自
稱女子或有見其形者久之亦滅

老猴怪

南海續志嘉靖丁巳二月有牝猴逃自一
官家頸猶帶鐵鎖索衣舞衫踉蹌城關上

人爭擲之乃入人園林樹已而食豕取血輒死人
呼為飛虎或曰黑青其實猴所為也尋又變形侵
婦女鳴鑼逐之遂隱去至州城北背底水村燐火
從江旁起入人家即變人形自稱秀才婦女被其
亂者痛徹腸胃面腫吐黃水中或變為鳥或散作火遂
人見火至以青竹稍擊之或變為烏或散作火遂
往他家火日漸多凡廣州屬縣無不徧到晝夜人
鳴鑼鼓環守婦女乃獲保全已而分往嶺之東西

僻鄉窮閭無一不被其害婦女死者數百人自古所無之變也獨廣城城內僅免

徐丞墓火

李承箕順德志曰徐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為人巧儉善造詞牒僚吏畏之每風

雷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應天之怒世俗稽考里胥謂之點卯勤無定期忽早忽晚失一卵富民則痛杖之民間有奇貨者皆陰註一簿百端必致之夜納菜筐中入復發一二以自誇示於人其堅偽欺負多此類蘇人傳勤既死葬有年矣其子存仁惑於風水家改葬之日火煜煜從地中起執事者多燎其鬚髮其召異也信有由哉

馮尹宅雷

番禺續志嘉靖戊午七月雷入鄉宦知縣馮繼科宅蠓墻上正書其姓右書其

名三字分明字外一無所損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新寧雷鳴二日己亥冬十月丙子東莞雷震壬寅冬十二月新寧大雨迅雷

雨雹如斗

續志嘉靖甲申正月廣州雨雹順德甚大如卵殺鳥雀破屋乙酉新會雨雹

丙申立春日新寧雨雹二月順德桂洲容奇二堡風雨暴作雨雹大如斗或如蘿隕於水中沉復浮上破屋殺畜是歲大饑盜作丁巳春二月新會古勞都大雨雹形如磚石傷人畜壞廬舍連州雨雹大如雞子

井水變赤

續志嘉靖癸丑三水縣胥江華山金沙井泉甚清冽秋八月水忽變赤有腥氣

不可食者三日復舊九月強賊流劫殺人甚衆

雨血

續志嘉靖癸未秋新寧石門雨血癸丑春新會城西烈日雨血血不成點其形如縷

犬禍

續志嘉靖丙戌順德縣龍津民王伯先牝犬生四蛇併犬殺之犬腹內復有一蛇又殺之

亦犬禍也

豕恠續志嘉靖戊子三月增城縣湯氏嫗家有母豕育一稚豕身豕頭面手足皆人

趙陀珊瑚西陽雜俎珊瑚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

是南越王趙陀所獻號為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韋宗園帖南海百詠廣慶寺在清遠岐山中唐韋宗帥南海時以俸鈔買菜園親帖在方

信孺詩韋郎故地久蕭條只有泉聲響夜潮行客往來回首地玉環無處覓嬌嬈

河南讖李仲撰義命錄倫文叙南海人廣州城南隔江有地名河南古相傳讖云河南人見

百廣州狀元現已未歲水涸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而文叙魁天下非也其長子以諒云是年

不亢旱水曷嘗涸哉聞諸館閣當時擢豐熙劉龍孫緒為首甲文叙首二甲緒京師人踪跡不明遂

兩易其處又喧傳熙跋大學士劉建使人往禮部告云躬來點舉人名比至見其頭鉅貌偉潔白

重遂擢居然上健河南洛陽人也

劉王疑塚雙槐歲抄南漢劉隱偕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塚以虞發握今北郭外

有之弘治壬子粵人覓壽藏白雲之麓有攜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景定辛酉頂傳

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潤若饒磁然詢其所由來曰得諸劉王塚往觀藏處寔大墓也然

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物明矣

城隍藏板續志嘉靖戊午十一月廣州城隍廟後五丈有大榕樹頹朽久矣其根下壤又

丈餘有穴道士扣之其聲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發之得抄木板數十片皆兩兩對立多不可致且

近神像乃封之蓋唐宋以來完繕樓櫓板幹也

陸賈素馨丹鉛餘錄陸賈南中行紀南中百花惟素馨花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

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咏素馨花詩云細花穿弱
縷盤向綠雲髮用陸誥也花繞髻之飾至今猶然
客嘗有詩云金碧佳人墮馬粧鷓鴣林裏採秋芳
穿花貫縷盤香雪曾把風流惱陸郎姜夢實笑謂
客曰不意陸賈風流之案千年而始發耶按南方
草木狀有陸賈南越行紀非南中也金馬碧雞佳
人賈何嘗見此等
風流可謂在屈

神女石

西樵志神女石一名望夫石在碧雲峯南
高三十餘丈絕肖人形作望遠狀居其

出者常見緋衣女子徘徊石下正德中一日晴
無雲暴雷擊石礫其鬢幾二尺餘其怪始滅

天池丹蟾

西樵志山南有寶林洞其前池曰
後氣成五色弘治中有外國人望氣至此謂土人

曰與吾澗池酌錢五萬許之北涸獲一物狀類
而小色如流丹今池北有

井曰寶井蓋志異跡也

石泉邪魅

西樵志方文襄鼎建書院于石泉洞萬
曆乙亥東莞祁衍會就居焉夜間每聞

屐聲怪而叱之是夕覆釜委饌于階下一百甫昏
衍會見黑首出東廂喘問大如車輪呼僕夫視之

僕夫震恐昏絕亡何有友遇宿衍會道其事友人
曰伯有之祀子產不廢盍祭之言未既屐聲鏗鏗

遠揚而行明日衍會
為文禳焉遂絕跡

海鱗

嘉靖丙寅順德有鱗失水人爭研之
剗肉數船眼徑三尺類骨高盈照垣

雷異

西樵山有雷壇祈雨輒應近壇處雷常起萬
曆辛巳順德黎大章讀書山中一日宴集忽

值暴雨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有火毬大如盞飛
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雷一震輒一毬起如是者

七八賓朋多伏障後不敢仰視又有居民外出遇
雨四顧無人輒裸而行值雷起聞空中語曰何無

禮也杖之昏而仆地
歸視其股杖跡宛然

雨血

萬曆庚寅八月香山縣雨血狀如彈丸通野皆然腥穢不可聞

雨豆

萬曆乙未南海順德雨豆無皮而色黃

旱災

萬曆乙未丙申連年大旱蝗害繼之穀價騰湧斗粟錢二百觔脂五十五鴨子五錢南海

甚于他邑饑而死者十一

水災

萬曆丙戌六月大水廣州傷稼毀民居不可勝紀南海尤甚水擁砂壓田有深三尺者兩

院奏去其稅歷淺者免徭二年然亦不能盡復故業丁酉五月復大水民終歲無粒收甚於丙戌而

覈水災者不以實聞賦多全徵民甚苦之

人妖

萬曆壬辰南海民產子無首兩目着胸問乙未順德民生一女暴長市月重五六十觔

豕妖

萬曆壬辰南海民家豕自外歸皮瓜光潔如屠剝然家人驚駭出視之見其皮瓜蛇於堤

上觀者填門役豕乃已

南海名畫

林良字以善南海人少聰穎以資為藩司奏差能作翎毛有巧思人始未之奇

也布政使陳金假各人畫良從旁疵謫商評金怒欲撻之良自陳其能金試使臨寫驚以為神自此

騰譽縉紳間矣時復繪花草曲盡其妙雖祖黃筌邊景昭然枯榮之態飛動之勢頗自心得遂成一

家始主事顏宗善山水知府何寅善人物皆鄉先生也良每教之獨畏宗曰顏老天趣不可及也晚

復為白描小景然終不及翎毛花草之工後拜工部營繕所丞黃緣巨璫得直仁智殿改錦衣衛鎮

撫良善謠詠已而需士夫膏馥為詩始頗有可觀者都御史何經號敏捷口與之劇飲唱和或頃刻

成詩百篇因結為兄弟良由此名益顯云一時畫工之雄馬遠劉鑑以松鍾雪舫以春草陳瑞以驢

後有何浩者亦以松著終不及良名之盛焉

史孝子

雙槐歲杪史五常內黃人父萱洪武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遂攜五常北返每諭之日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可盡婦道矣後母沒五常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流告于天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於臺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五常以禮歛視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正統間有司列狀上聞詔旌表其門左布政梅應奎贈之詩

陳昭遇醫術

南海人世為明醫至昭遇尤著徙家命昭遇與王懷隱等編類經驗方成一卷太宗御制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等詳定唐本草二十卷上之昭遇於醫術無所不究故其所著述皆精博可傳厥病對

證多奇 驗云

盤古氏墓

述異記在南海蠻峒中亘三百餘步相傳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兩廣峒蠻多姓盤自稱為盤古之苗裔云

馬援遺跡

水經註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趾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人交趾于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林犀象所聚群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群至居風縣帥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按援南征自廣州入龍編此疏漢書載

聞詩罷宴

熊子濬詩話昔新會有黎秣坡先生謫戍遼東同里馬名廣與焉先生遇赦還家名廣不與其兄盛席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聞之遺以詩而不赴詩云錦瑟銀箏白玉

厄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為之墮淚而罷宴

一根社 異物志廣州一根社出鸚鵡五色會見其白色者大如母鴨社今不知所在

千步香 述異記南海山出千步香佩之香聞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葉是杜

若而紅碧雜貢籍曰南郡貢千步香草

香尉 述異記漢雍子進南海香物尉尉時謂之香尉

陳諤恢諧 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命來廣徵虎豹諤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

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瘡虎使斃諸塗阮大恐置酒謝諤謂阮曰聞子非闖者近娶妾然否阮

請閱諸室諤見群鐘知為金珠佯問何物曰酒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

半廣人至今傳為談謔

羅浮鎮寶

羅浮有鎮山銅龍六銅魚一二物雖似銅鑄細玩則非金非石非銅非鐵龍各

具四足而微鱗魚空洞其中而無孔堅石窰窰輕若木葉實神物也藏於觀中嘉靖戊午文移取去

西樵三臺

此三臺東西南北五十五步內金禁鋤植

今見日超然亦名卓爾見舊通志

黑鯤

王子年拾遺記黑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土雲生焉有黑鯤千尺如鯨常飛往南海或

岩而失所死於南海之濱肉骨皆消唯膽如石上仙藥也

樹中人

順德民有入德慶深山採木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

中有入狀類凝脂問之不應拂之則笑同伴曰此非惡物也烹而食焉食已覺熱羣浴溪中肉盡潰

裂而斃

韶州府

曹溪

唐李舟能大師傳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為法信一夕南

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食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雞足峰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峰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韶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神秀在北楊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服曰此真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為六祖而稱七祖因檢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為朝野所重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但不

見曾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今居河南還於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任蘄州破頭山至真觀中方改為雙峰山第三十二祖弘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師傳衣法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峰成亨中有晉武侯孫曹叔良者住在峰山寶林寺左時人呼為雙峰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曆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為雙峰和尚

羅洲

王紹之始興記城西北十餘步有棲霞樓臨川面山洵稱勝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為羅

公洲樓下洲上果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柳前踈雖即城隍趣同丘壑按君章名舍襄陽人居不在始興姑記於此

峽山犧尊

舊志有秦時犧尊制作奇古宋宣和間有以勢取舟中出峽遭風濤懼甚乃還

之廟中今亡矣廟亦廢

桂源詩刻

桂源山多菌桂梁始興太守范雲詠桂詩南中有八樹繁華無四時不識風霜

苦安知零落期舊有石刻置侯司空廟中

傳書鶴

開元天寶遺事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鶴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足上依所

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為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乘春燕

本事詩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

巧譎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致意曰海燕何微耿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祗見玉堂開繡戶時雙

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然亦終退斥林甫小人之故爾

司馬失諱

曲江集韋府墓誌曰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傳楚

相漢繼世賢能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

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承林軌載楊厥問列考展官止沙府監主簿

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克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不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

足以敷政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

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擇苟履忠信何陋蠻陌遂求補

遠郡從所好焉於是授泉州司戶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困下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

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韶州司馬在郡數載

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宜其奮庸上國冥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參佐悲夫考新唐書世

系表父祖在亦失其諱

靈鷲留題

水經注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唐李翱題

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翺之對者宅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然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聳憑樓檻以遠望

武殷婚夢

前定錄武殷者鄴郡人也聰穎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

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婿有成約矣無何逼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福與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日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日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日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

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鄉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恙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因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

驗如勾龍
生之言耳

邵謁書堂

府志翁源縣東七十里羅江水
中唐詩人邵謁嘗築室讀書於此
後人立祠祀之鄉人呼謁為邵
一天祐間補大學生卒於學一
日縣人禱旱忽神降附小巫曰
某乃邵一秀才也父老異之因
曰秀才平日能詩今欲求一詩
可乎巫不識字應口成詩云翁
山山下少年郎憶得當年別故
鄉惆悵不堪回首處隔江猶見
舊書堂

周君碑跋

歐文右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
按紹州圖經昌縣西一百一十八
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
百里昔馬援南征共門人袁寄
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
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
深鳥飛不渡蹶不能臨嗟哉武
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
滇水柱陽人便知為立廟刻石
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
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

已訛缺不可辨圖經但云周使
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
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
柳州臨武縣鷓鴣石南流二百
里入桂陽而桂陽真水盧溪曹
溪之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
水湍浚為瀧韓退之有詩云南
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
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
時已為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
獨見於此碑也南豐集熙寧八
年余從紹州王之材求得此本
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
經周府君名斯字君光則永叔
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未知詳
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
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
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
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
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
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
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
惟十有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
四月者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
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彥人作允
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眾則此
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
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
者又不可

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東坡書畫

齊東野語東坡謫儋州道經南安於一
剗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
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閣古堂平原敗籍其家
壁入秘書省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
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
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
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王欽時
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共
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
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報恩寺僧堂新成
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通後黨禍作凡坡之遺
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
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
陀知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
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白玉碑

萬花谷進士牛益夢至天第吏曰此群玉
宮也見殿上有玉碑朱書字蒙以絳紗大
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姓字數千其中惟識數
人乃呂彞簡李廸余端而已有故人呂臻掌此宮
益問今世卿相亦皆
仙乎曰十中七人

契丹語

貢父詩話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
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
筵設邏後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
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
高俱可忒無極契丹主大笑遂為醕觴漢史有繫
木白狼詩譯出彝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
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渾繫行人而
不任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
虜有禮不使纖微
迕之二公俱謫官

譚昉四六

四六話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
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

一對云車斜韻陰競病聲難競病二曹景景宗故
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
車二字為韻
往來幾百篇

俞似絕句

容齋隨筆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
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

云廣州鈴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灑落不
凡而字畫徑四寸適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
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
此其一云莫遣羈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城孤年
來萬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
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
取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今

斃虎

韶州新志正德八年冬英德大陂都民張弘
政家婦汲水為虎所噬其夫與翁泣告於神

執利器追逐刺傷虎吻次日虎自奔婦宅咆哮
而死嘉靖十九年冬皇岡虎屢傷人府檄獵者捕

之獲一小虎害仍未息知府符錫奮率
壯夫親搗虎穴虎咆哮躍出中創立斃

凍魚

新志嘉靖十一年冬大雪冰
厚一尺山木河魚凍死幾盡

雹如雞卵

新志嘉靖三十五年春正月仁化大
雨雹大如雞卵英德同日大者如拳

雨如赤珠

新志嘉靖三十五年夏仁化縣東
北隅八十里天雨赤雨色如赤珠

水旱

新志嘉靖五年旱知府唐昇奏減民租賦之
半十四年三月霪雨水冲圯乳源城樓數十

間五月復大水壞民田廬不可勝計十五年夏大
旱米價騰湧三十五年春府城東南大水沿江居
民田廬多所決壞民渰死者亦多韶城為水所壞
城下民舍多蕩去夏仁化縣大水平地湧至數丈
漲入城壞民田
廬不可勝數

災異

新志嘉靖九年英德樂昌翁源乳源蝗饑竹
有實民採食之○二十一年韶城西南隅民

蔡臣忽地裂廣四五尺廣數丈投之以縱深不可測同日去蔡氏數十家為方氏後園湧土成高阜俄陷為深坑以火下燭之氣衝上滅火不可照

攻城焚車 新志正德十三年二月高快馬等又作大車載五十餘人攻打乳源城城上以

藥弩射之車不及城又以油澆之夜潛墜放火燒燬大車賊退走入雲門寺為樂昌氏丘壘鎮和所

敗是年副使王公督官軍征勦擒賊首十數餘黨悉平

渡河避賊 新志嘉靖二十一年大小羅山賊竊發流劫城外之西河焚廬舍恣虐劉任割

踰兩晝夜時承平久民不為備男女老幼走渡河倉卒溺死者浮屍塞江自是日出沒跳梁嶺南緝

騷丁已督府命師討之師始出遇賊清遠敗之

蛇異 萬曆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郵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

不為害

南雄府

梅嶺 越王子孫在丹陽鄉更姓梅梅里是也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當古驛道相傳將軍梅鋗

居臺嶺因呼梅嶺云正義曰據地志梅嶺在乾化縣東北二十八里即唐九齡開鑿大庾之路其九

齡詩嘗蓄名山意茲為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服已非然日落青巖際溪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

鳥息人前數曲迷幽嶂連圻觸暗泉林深風緒結遙夜客情懸非梗胡能汎無膏亦自煎不知于役

者為樂在何年

漣溪 水經注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連

溪連水南流注于東溪謂之庾仲初謂之庾嶠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邪階水注之水出

縣東南邪階山水有別源曰巢頭重嶺衾瀧湍奔相屬祖源雙注合為一川水側有鼻天子城鼻天子所未聞也邪溪水又西北注于東江

何公廟

一統志在府城東三十里亡其名後周時為廣東參軍往征南海死於賊鄉人為立

祠宋熙寧間贈侍御清海軍使

梁侯祠

一統志在保昌縣東一百里地名黃圍宋嘉定中洞寇犯境摧鋒將梁滿戰死提刑

廖德明謂其忠勇可尚立祠以祀之

惠明追六祖

萬花谷慧能既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奔至即擲衣鉢於石

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悚慄曰我乃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遍體發流汗泣鞠躬拜禮相辭而去

公主薦解頭

鼠璞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諧庭譴之次年諧知舉誠門

下不得受書題懷士良絨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巍峩高諧庭欲見之思謙曰早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諸見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為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皐為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齋琵琶同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答曰知音者也今獨奏新曲王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王驚曰皆我所習嘗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
曲江園 曲江集酌王履震遊園林見詒有宅生惟豈北堂萱是時太夫人猶存也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荆州臥病有懷此地有出處各在何者為陸沉之句曰世路有彝坦孟門林嶇嶽懼林甫之害也曰雲間月孤秀山下面清深蘿鳥自

為幄風泉何必琴懷隱居之樂忘其葬險矣與弟
遊家園有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之句曰積善
家方慶恩深國未時則是九臯輩得請之時也林
亭寓言有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疑在自荆歸
休之日蓋家園實在今
始興縣故南雄志載之

南雄紙

類聚黃魯直謝陳適用惠途吳南雄所贈
紙廬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丘書

記姓名不肯學得紙無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
我自狀明月非暗投詩句縱橫剪宮錦惜無阿買
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側釐羞滑繭羞白想當
鳴杵砧面平梳椰葉風溪水碧千里鷺毛意不輕
瘴衣腥膩北歸客君侯謙光不自供胡不贈世文
章伯一泐之水容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小時雙
鈎學楷法世今兒子僧家雞雖然嘉惠敢虛辱者
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
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不謝風烟
已無商頌倚那手請讀南華內外篇

張子韶祭文

容齋隨筆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
保昌道出南安猶未聞檜相之死張

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
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文丞相絕句

文山集予四月二十二日離五羊五
月四日出梅嶺至南安軍鑰置舟中

予不食擬至廬陵得瞑目庶幾首丘之義云短日
行梅嶺天門鬱嵯峨江西萬里船歸期無奈何

徐浩書

書史唐彭王傳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誥
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

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廈者柱石之力匡
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
飭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荊州大都
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
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相可謂
大臣束帛所加樵蘇必禁荊州之贈相府未崇爰

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常借留
 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紙榻
 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震鈞唐人不肯欺人若
 無此震鈞二字則皆以為真矣在承議郎壽春魏
 綸處余於
 潤州見之

楊氏譜

元文類楊氏譜本屬唐祭酒派兩淮運副
 有文正統初所重脩宗人東里公有序有

文一第在太學一子為弟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
 撰衡州府君墓碑猶存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為
 存虞公一帖於此見前輩雖數字一簡關繫甚大
 可以示法後人也詩書門戶真情相問兩語是已
 集記事奉復子牧孝廉賢表姪前年別後正以不
 得一信常在懷抱敬仲來知克襄大事而又有季
 父之感何慶門之連有變故如此出蜀萬里詩書
 門戶之托不輕竊惟節哀自強以副故人親友之
 望君懷令叔遠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
 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相安耳此後有便

真情相問不必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
 也地遠無由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拜

生佛

府志正德十五年
 民間訛言生佛見

天災

萬曆二十四年大
 旱民饑斗米八錢

惠州府

驪珠

府志郡城南十五里有筆架山三峰森竦其
 東北二峰特立而秀俗謂之大小尖峰聳掛

山榜外面郡庠小尖峰聳天馬山外面歸邑庠歲
 大比清夜有珠如斗下上峰間瑩然光彩相傳謂
 之驪光視其多寡以占舉子之名數又博羅縣浮
 碇岡與獅峰相應獅峰下有龍潭藏有驪龍每大
 比則吐珠珠一出則一應或至六七皆不爽又云
 黃甲峰右象山山之右旁峰俱伏獨此峰尖出大北
 則又驪光人以之占科第河源縣志云驪珠當科
 舉年先于五六月間有光見于桂山或梧桐山

望之如驪珠然者如鏡小者如彈丸

梅花夢

一統志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於松林酒肆旁舍見一

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叩酒肆門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在梅花樹下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平雲碑

唐武后時遣使羅浮採藥會醫迷路使者禱于山神是夕群象踏山遲日路開建平

雲閣學士張鷟立碑記其事今不存

霍仙

啟蒙石記秦霍龍川人始皇時避亂卜隱太乙山巖遇真人授以金液還生丹後遇瘴

濟人名傳於世後人名此山曰霍山

羅浮店

續紀怪錄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賽神來邀迺

有疾不往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聲乃一老叟眉髮皓然在東床上青童執香爐於後紳知其異人也出拜之老父曰我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北海群仙會羅浮山將往焉遇華山龍闕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憇此耳子非李紳乎曰某不名紳老父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頃風雨霽袖抽出一簡若笏拽之長丈餘濶數尺綠捲底拗宛若舟形令紳居其中戒勿偷視但覺風濤洶湧似汎江海逡巡舟止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迓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群士曰異哉子能隨我乎紳曰恐在黃初平貽憂兄弟未言問群士已知曰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美名崇官外皆得之紳復遍拜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墜地仰

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行數里逢旅舍乃
羅浮店也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院歷
任郡守

碧霞丹 博物志真卿為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于
李希烈上遣促裝東邁內外知公不還矣

親族相餞於長樂坡公謂諸姻族曰吾早典郡於
江南曾與道士陶八八授與一刀圭碧霞丹令服

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謂我七十上有厄如有郎
吉他日待我於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汜

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指嵩少而去公至汴
州希烈僭號使人害於近郊及希烈敗詔得歸葬

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忽見兩道人樹下圍
棋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士笑

曰奉寄一書達吾家也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山
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郎瑩庄也守冢老蒼頭

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於室子孫選
吉日發冢開棺卽已空矣於是子孫徑往羅浮求

之竟無跡

金玉象 博物志李終南自云住羅浮山時李德裕
好服餌終南曰相公好服丹砂但促壽耳

懷中出小玉象如拳許大曰可求瑩者致象鼻下
象服後復吐出方可餌此乃純陽之精凝結已三

萬年今已奉借惟忠孝是念母致其咎又出金象
曰此是唯者與玉為偶德裕如其言果不謬服之

顏色愈少鬚鬢如漆廼求采妹凡御數百人其後
南遷鬼門關逢終南怒索二象曰不記吾言固當

如此德裕俛首不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王象自
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德裕至朱厓飲

恨而卒

李博士詩 唐詩紀事李彙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
雨求宿或指韋氏莊居韋氏杖屨迎賓

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
詩或史淹留略夕彙征善談而不能屈也論數十

家之作次第至李涉詩主人酷稱善彙征遂吟曰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
 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
 砂為頂雪為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
 飛思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為趙兩遊秦十月冰霜
 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
 膳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北遊半是半非君
 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
 齡不肖遊浪江湖交結姦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
 博士蒙簡此詩因而跲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
 薦戴若思心中藏焉遂隱羅浮經于一紀李旣云
 亡不敢再遊秦楚追惋今昔或潛然持觴而醉反
 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
 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
 攄客于雲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云於韋叟之居觀
 李博士之手翰按思明老而不仕新志乃以為韋
 昌明昌明唐進士
 也見記纂淵海

唐新宮銘

客齋隨筆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
 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

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孟山元卿坡自註
 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元卿撰其
 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崇軒轅轍又
 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昔乘魚車今履瑞
 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困其末題云五雲閣吏蔡少
 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
 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
 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
 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
 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元卿之文嚴
 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稽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
 今紀于此云良常西瀆源澤東泄新宮宏崇軒
 轅轍雕泯盤礎鏤檀竦粲碧耳麟差瑤階肪截閣
 凝瑞霧樓橫祥電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
 玉泉矩折靈飈遐集聖目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
 闕百神守衛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

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
 齡間發大籟虛徐風蕭泠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
 三變形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
 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子頃作廣州三清殿碑
 做其體然終不近也

紫虛先生

古成之初赴南省道由潭州遇異人韓
 詠以長生之術徼之使勿行成之答曰
 家寒親老期得祿養生非所願也詠答曰子志
 誠尚矣但恐轉汨塵土是歲省試報罷再至京師
 復遇詠於閭闔外握手謂曰公此行成名矣既
 果然成之將終前數日漢州有衙吏自青州致書
 來覽之乃詠筆也郎酣飲累日不臨政索告身大
 書一詩於後書已擲筆而逝縣方申州而成之先
 至漢州謁太守矣人皆謂其尸解又傳
 其於武彝上昇增城人稱為紫虛先生
 觀音堂婦 府志白沙觀音堂尼媪偕婦輩登飛雲
 頂上寓目有一女徒步而來離伴稍遠

忽見堂堂大路花木夾道信步而行絕處見懸崖
 萬丈跨一小橋非木石所作如鐵狀險不敢渡回
 首招伴不見前迹

都虛見仙

蘇軾雜書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遊長
 壽觀中路見道室十數間有道士据檻
 坐見吏不起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無矣乃
 知羅浮凡聖雜處以此等異境平生修行人有不
 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見使一凡道士見已不
 起亦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有緣也

周妻疑鬼

江湖紀聞惠州周提幹妻募人殺其妾
 所募者密告之周乃謀藏其妾他所以
 犬血汗其衣給妻為已殺妻信之周亦揚為夫妾
 無可奈何而已妻後感疾常夢其妾則疾愈甚或
 精神驚悸如見其妾在左右如是八九年禱神問
 藥皆莫能効遂告周以殺妾之由欲作福為拔使
 之超生周曰是病即愈矣乃告之故喚妾以歸
 妻大驚異其疾脫然而愈其時咸淳癸酉年也

羅浮春

萬花谷坡在惠州自造酒以惠州有羅浮山而得名

東坡謔文

何孟春餘冬序錄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而公節

氣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出素鮫絹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地雖虛濶溟海為最大聖王乃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有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云庶草將萌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

史之間誰為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媚媚工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為坡不平者為是文也

西山戲跋

真德秀跋東坡書歸去來辭東坡謔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

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青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之死者豈皆其本心以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間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跡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先生答曰予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

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人也善以通經學古
自名而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名儒行之
說誰不信然因戲書
于後以發千古一笑

龍鬪鐘 府志宋正和間永福寺鐘常夜與龍塘蛟
龍戰中夜回寺邑人皆見之一夕鐘竟不

返僧求之不得明年夏旱江水落
鐘在水中以百牛挽之不動乃已

雷擊娼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脇下有朱字
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群仙舉二

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宮後身耶譎
而可懼其時元和元年六月也

藍詩合成 羅浮志藍喬語在仙釋嘗有詩云太乙
山前是我家滿牀書史是生涯春深

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永樂十三年修通志
行天下采取事蹟生員古璉李選往霍山訪錄見

巖壁上有詩云人間富貴塵如海虛度春三二月
花既而邑人李貴奇聞知亦往焉則二生已先返

貴奇於巖壁間又見詩云八表烟霞總一家藍橋
到處作生涯因與二生所見之句合成一絕以次
前韻

云

容齋稱妙 容齋隨筆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
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况

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為關石泉解娛客琴筑
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西禪寺不逢一僧

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
步到樓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所營在一

食食已寧復事容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松風獨
不靜送我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聲云五者風前

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
上誰歟棊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寂寞

冷落之味可以想見
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西湖長 府志豐湖在州之西百餘步廣袤可十里
亦名西湖按鵝城豐湖詩集宋元豐癸亥

太守林侯俛所為序云湖之潤漑田數百頃葦竊
浦魚之利歲數萬官不知禁民之取於湖者眾其
施豐矣是以謂之豐湖則豐湖之名舊矣又按東
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
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開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
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
不到羅浮便得休則謂之西湖亦有可據舊說謂
豐湖本名鰲湖非也蓋永福寺謂之鰲湖
乃鰲魚所潛之地非豐湖通謂之鰲湖也

指南錄

文山集此冊為指南後錄第二卷起八月
二十四日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一卷而所恨者

洋諸詩及後錄本在惠州合隸為一卷而所恨者
指南前錄叙號存而詩已不完侍郎弟姑據所有
本使不泯於世一聯半句使天下見之識其為人
即吾死無憾矣况篇帙之多乎歲在庚辰正月二
十日文山履善甫書

文璧降元

府志文璧號文溪天祥之弟也守惠州
以城降元為臨江總管文山寄詩曰五

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雁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
葬骨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
兒後有客以詩謁之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
時弟也難可惜梅花異南北一枝向暖一枝寒
藍田黨禍府志明洪武間何榮何貴何宏皆何真
之子生長于惠榮字耀先襲封東莞伯

時梁國公藍王恃功暴橫謀反榮常為其部將二
十六年二月乙酉有司奏王嘗遣親信召榮晨夜
會私第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命群臣訊
狀於是伏誅貴字奉先真第三子有學行為士夫
所推重嘗即豐湖之濱為書堂日講其中方孝孺
稱其博雅雅官至鎮南衛指揮僉事宏字真第
六子風度凝俊好學能文明高祖召見與語悅之
授尚寶丞洪武二十三年陞少卿與貴皆死于黨
禍子孫後經肆青僅有存者或曰洪武十七年舉人何仲賢亦其昆弟也

老翁生子

侯鯖錄東坡再謫惠州日與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隣其妻三十歲生子為具

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頌尊已及古稀年

羅漢降生

縣志正統中龍川所百戶張廣無嗣禱于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為已子

次年果生一子名本正長性敏襲職既娶生一子數月正即遘疾卒是日日本鄉人遇正於途乘白馬

如平昔至地名張坊適邑人生員藍碧赴縣與本正駐馬道傍款曲相叙本正袖出書一封再拜曰

願為告老親提攜寡婦孤兒藍曰君何往乃有此囑曰歸霍山藍曰霍山咫尺路也張曰君至余家

開緘遂悉之夜至其家尚未歛以書告其父聞之死矣驚怪之

果本正手筆皆丁寧承訣之詞有詩一絕云離却山門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西路歸風急

空染塵埃半世緣吁嗟亦異矣

孝子詩

府志春水江門一葉舟幾人來此看垂釣浮雲一散無踪跡飛盡桃花江水流又昨

夜江門把春酒滿船明月唱陽關五羊城中消息斷君去東吳幾日還又四百峰頭白鶴知老夫八

月有幽期爾家正在羅浮下莫向東風怨別離又長髯遺我一囊出鐵橋流水非人間我今決策山

中去踏斷鐵橋無路還

黃廷新

府志廷新潮人寓興寧東郊少遇異人授秘術得遁甲法亦粗知書義家故貧業屠

以自汙口不言技術時或露其二不能終隱也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

法解其圍令芮思歲予十二金欲其待用如江尉故事辭曰吾無術固却之練廷爵侍門下祭旗旗

不開反告之廷新示之曰衣麻婦午過子之門且大喊者三祭則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練事之不虔竟不得其傳後亦竊其梗槩善談兵事陳秀

錦者祝令之隸也善事官金多小心事廷新遂盡

傳其秘祝去推官王熿署縣捕陳下獄陳下踰垣而風逸王得其故併執廷新廷新曰是日不利見大人取二竹葉一挿於鬢一授其子插之父子坐于肆人過其旁無所見也越數日日今日利見出門懷龍眼三蹠露臺下官亦無所見迨吉時擲龍眼于前官乃見之廷新云當一百二十日可獲王驅之就道不得已諭其子曰未及期吾不往汝往以燈草七燃于七炭之上不蕉曰汝第往可無禍時陳遁於河源子果無獲廷新如期往獲之歸于官適一百二十日羅時雍欲為傳其法置酒邀之以孟覆盤殮請覆射廷新遍指其為肉某為魚一竒中隣居道人設醮歸廷新遇其鄉人往候之以竹葉潛插道人門道人方寢晝鄉人曰黃先生誑入惟見百雀飛出帳中而不見道人曰黃先生誑我少頃去竹葉見道人頽然於床簣之上一日偶呼其子曰吾婿丘死矣汝往詢之子云丘無恙昨夕觀戲劇于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氏死所也無不驗者其法置浩魄不檢不輕授法於人

或呼為黃先生則俯首不應曰吾屠子也能自藏用竟不及於禍嘉靖初死年幾七十

郭脩翰 府志脩翰吉之永豐人父益懋永豐諸生僑寓興寧生脩翰母命為市辭曰識字急

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眾咻之母盲廢自謂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諸書賣卜于市得數錢供母星學名一時惠陽人問壽日子不及粽時五月三日也其人怒反詰之曰吾粽已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諸公常令乘傳入見張督府嶽以司馬入召征途過程鄉召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張聞之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王公曰方伯例必列銜中丞撫一重鎮何謂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之薦于丘大叅民範乃言其旬日必及禍藩臬諸公聞之譁然候屬續期丘怒欲罪之以出陸門下姑遣人守之使不得逸去如不驗當箠死至期丘果蓋棺貳守莫同自惜不及第恒俯首于人脩翰言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

若持左券然庚戌六月脩翰病矣鄉士夫羅俶問之脩翰曰而命當先我死猶來訊問耶初三日羅無病驟卒脩翰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果然

火光見 府志嘉靖七年夏長樂塔岡火光見光數十丈夜見人以爲火裘盡一更而止

海水溢 府志嘉靖十七年海豐海水溢金錫楊安居民死者以千數計戶口或因之而告絕

空中有聲 府志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朔天方曠有聲自東方如鼓火光燭地須臾而散人

以爲天鼓鳴七月七日復聲于東北

瑞蓮生 府志嘉靖十五年五月長樂縣儒學泮池瑞蓮生盃蒂而化成化間嘗有之

大霜 府志嘉靖十一年冬十一月歸善大霜三日十五年冬十二月雨雪

大有 府志嘉靖十五年和平大有年是歲長樂大有飢十八年九月長樂無雷而震興寧大有

青石彩雲 縣志宋太平興國間龍川義城鄉民樵千山於雲間偶拾青石一片疑可爲硯

俄視其上有字識云浮丘頂上彩雲籠探花引出狀元公至天聖初果有彩雲時籠霍山浮丘之頂

後羅孟郊會楷同登天聖八年王拱辰榜進士而孟郊以探花及第山靈示讖之驗有如符驗焉

饑蛟渴虎 小說東坡詩叙事言簡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知信也虎飲水其上蛟

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盡之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

飲水而召災言飢則知蛟食其肉矣

浮玉神鉦 水經注郭景純江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陸傍通言洞庭南口有羅

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修羅浮山記蓋山海經

浮玉之山世以爲包山在洞庭者因浮玉近似羅浮故誤至此

穎川絕學

樂城遺言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為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白雲橋屬在龍川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為古人所未至公

號穎濱

暴骨銘

蘇文惠州官葬暴骨銘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果能然宅北枯顛後有君子無發此必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絕粒詩

龍川志宋元豐中吳子野潮陽人再舉不第從宦于京師遇藍喬因有舊同往汴橋買瓜喬擲瓜橋下顯其神異子野始知喬道之成再拜愧謝遂願執爨領教相從于湖海六年還家告妻子曰黃卷塵中非我業白雲深處是吾家絕粒不睡超然擺脫塵俗一日語家人曰吾於龍川

霍山從明陽藍子遊耳遂莫知所之與東坡蘇公有舊東坡有絕粒不睡詩以贈之

平山寇

隆慶六年十月大舉征山寇總兵張元勛將之兵備僉事顧養謙臨戎于永安萬曆

元年總督侍郎殷正茂移鎮惠州正月二日大軍分道而進前後斬首一萬六千八百餘級三月班師五月餘賊復破下圍殺掠甚眾蓋班師速餘孽未芟而蘊崇也總兵張元勛提兵再臨賊逃遁至十二月始平

石飛

萬曆九年興寧大信鄉有巨石大十圍高五尺許飛行一里按全州志嘉靖丙午有石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狀如龍馬西樵山志元末有石自肇慶夜飛至西樵土人呼為飛來石

黃菊春花

萬曆壬午歸善黃菊當春盛花

水災

萬曆壬午惠州大水沒城雉者五日河源尤大溺死者不可勝計丁酉夏四月復大水淹

及府署或見怪物乘水而出金光射人蓋蛟蜃云
兵備副使鄭岳知府李天倫請免本年旧租之二
許之

興寧義鳩 萬曆甲申興寧有雙鳩巢羅孟郊墓側
雄者為虞人所獲其雌宛頸獨宿忽有

別雄入其巢雌縮翼高
飛直衝下地而死焉

黑白蛟 萬曆癸巳春二月海
豐有黑白蛟金出

齋徒作亂 萬曆乙酉興寧妖民劉青山等假以持
齋為由聚徒數百作亂于羅岡官兵捕

獲正法乃募鄉兵
三百鎮守其地

兩乙未大饑 萬曆乙未惠州大饑斗米銀二錢民
食芋蕨多飢死者知府程有守賑之

多所存活故老
云嘉靖乙未饑

雜記 下

潮州府

東海龍蝦 水經注晉滕修為刺史修鄉人語修蝦
鬚長一尺修以為虛責其人乃至東海

取蝦鬚長四尺速送示修修
始服謝厚為遣即龍蝦也

釋王度親屬 熙寧已酉詔釋王
度親屬之謫戍者

北海石 蘇文北海十二石記登州下臨大海目力
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

沙門最近兀然蕉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
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

者又多美石五彩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酉歲李
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

居於登使人於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
適有船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

十三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工蘇軾記

文貝

南越志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錦蛇

輿地云揭陽近龍溪有盤龍蛇青黑色赤帶錦文隨瀆漢水而入於海有毒傷人輒死世

俗謂潮漳風土賦性似之

韓木

竹坡詩話潮州韓文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者云

韓木有青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鱷魚

韓愈陳堯佐事見列傳萬花谷王齊直授職知潮州鈞得一鱷魚其大如船畫以為圖其

形如鼉喙長牛身牙如鋸齒尾如三鈎極利遇鹿豕即尾戟之而食生卵甚多或為魚鼉其為鱷

不過 一二

潮州表

鶴林王露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無怨

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為表裏作歌詩薦之宗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瞑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於詩書而無媿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廵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同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州上表云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任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書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者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

大顛書

丹鉛餘錄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庵則力辨以為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為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為偽而先生闢佛反指而為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為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而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徒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遺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皆非公作而此正在外集集其為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為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許者謂如善奕者常留 著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

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張睢陽廟

府志宋熙寧中郡遣軍校鍾姓名英者遠雙廟在焉英齋沐詣廟丐靈是夜夢神告以殿後匱中有神像十二銅輓一錫汝奉歸以祀潮陽東山東嶽廟左可數十步有佛寺之陰有大石竅立其上下宜建祠以妥靈英趨京卒事還具酒脯答神貺取所錫而還置於嶽祠俄而立化常有元旌樹於嶽麓寺中夜見光怪僧徒駭怖走白有司移寺以宅神凡有禱求其應響甚事聞于上二公册封王爵賜廟額曰靈威誠稀濶事也宋文天祥題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練之鋼人生翕歛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買國

其心折節安得留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

陸侍郎墓

崖山舊志郡守葉元玉復張詡求陸丞相墓書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郡有

高士陸大策者為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澳山且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不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諡曰忠貞乃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常少有希合處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參議德祐初復擢禮部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主定温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報越海濱每朝會間慨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譜遂謫于公四子有曰繇者好魚獵而放跡海島繇以壽終于潮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村劉壘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隰光明知復何為不一忍瘼三綱裸薦凱少延謳謔寧遠忘或者苔在

齊聊且帝一方竭蹶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強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璽

隨龍遊舉意冰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網機雲儻通譜應

已甚詩讀不食也被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祐間林霽山所著中有題陸大叅秀夫廣陵牡丹詩

詩卷云南海英寬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落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於丁巳年

行弔海邊陳秀才家默念其宗在彼也因訪問鄉人此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氏住於沙岡其地相

去不遠皆陸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其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學士老者相見老者曰自宋而

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祖居于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翁稱陸氏之後

有據乎老者引策入左畔青床園指其地曰此學士棺基遺址也其蓮花石磔約丈許天井堦闌次

第如故策曰我聞丞相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者曰自先人相傳學士有一子好魚獵被逐

遂家於海島後學士奉勿主於此溪識其地也言
 訖策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設飯以待策而別
 生得此甚喜但云墓于澳山北青徑口蓋此一處
 海面有隆南青深四澳青徑口不知屬何澳也今
 策既為陸侍郎後即當遣人并强大策親往必求
 其所謂青徑口者儻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
 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構一祠
 專祀之庶忠冤得少慰焉

器之感蛇

類聚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為
 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

以行逢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
 母籃昇憇樹下有大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
 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
 羅拜曰公異人也蛇乃此山之神見公喜相迎耳

文山服腦子

文山集杜詩駐潮陽第七十七二十月
 引兵趨潮陽稍平群盜人心翕然寒

城朝烟淡江抹擁春沙群盜亂射虎國首白日斜
 南海第七十五今被執後即服腦子約二兩昏眩

久之竟不能死及至張元帥所眾脇之跪拜誓死
 不屈張遂以客禮見尋至海船中守獲甚謹至崖
 山令作書招張世傑寫詩一首復命末句云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漢青張不强而止崖山
 之敗親所目擊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時日夕謀蹈
 海而防閑不可出矣失此一死困苦至於今日可
 勝恨哉開帆駕洪濤血戰乾坤赤風雨聞號呼流
 涕灑丹極先母齊魏國夫人弟自彝難後弟壁奉
 侍赴惠州弟璋從焉已而之廣之循之梅余來梅
 州母子兄弟始相見既而魚軒出江西尋復入廣
 夫人遊二子間無適無莫雖兵革紛擾處之怡然
 戊寅行府駐船澳弟壁仍知惠州弟璋復侍夫人
 藥八月兩國命下時已得疾九月七日寅時薨逝
 弟壁卜地於惠循深山間不肖孤已矣未有返葬
 夫人期不知二弟何時畢此大身陷萬里縲縲
 中歲時南望嗚咽云何時太夫人上天回眷顧墓
 久狐兔隣鳴
 呼淚如霰

交趾道士

府志交趾道士年九十九自言交趾道士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于金仙

水石上養一雞大如到掛子日置枕啼即夢覺又

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即

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出使戲

衣褚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

白雲飛碧漢元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

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汚禪床僧惠洪見之戲曰公

小國中引道神也

其後莫知所之

梅州異僧

葬堅志宋益謙當塗人少居村墅門外有湍溪嘗散步溪畔遇野僧相語不通

名字問其所來曰結庵梅州有年矣俄舉目注視

曰君他日遭逢貴人極力成就富貴功名可談笑

拾取雖中年受災厄終不為禍因留坐款語移時

告別曰到梅州幸相訪老僧可當陰助也紹興甲

子以後宋為秦丞相委用為金部右司郎官提舉

贍軍諸庫一歲賞不勝多遂與秦運轉表勲庫酒

每納課息必以精金七八年間至戶部侍郎兼吏

部尚書樞密都承旨知臨安府累階正奉大夫旋

坐小失意謫居新安甫再歲起家鎮江金陵喪亡

言首論擊貶團練副使安置梅州追憶僧言至即

訪之彼人云未嘗有或曰此邦崇事定光佛庵在

城外有鐵告人極靈感欣然往謁再拜仰瞻貌象

乃一化僧真身與昔溪上所觀無少異自是日往

焚香致敬既而因母老故因許自便作木像僧真

輿以歸到新安於宅傍建庵名曰慈報晝設蓮座

夜坐禪床寒暑更衣嚴奉絕謹每吉凶憂疑隨禱

輒應竟盡一復故官職轉敷文直

總角老人

府志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忽一總角老人狀貌古怪身衣藍縷杖履至城南門

欲入守者却之老人曰如信我能捍爾一城之患

若不信我其如大難何隨回見一婦人汲水登岸

飲取水婦人嗔罵不與老人以杖叩水桶立涸守

門者白於官遣使往執之未至老人先知歎曰爾

何來捕我如後患何行至江濱以杖投水踏杖
 浮去將至南岸忽不見是年寇入陷城人絕
 行臺精爽 太平志廣東按察司僉事梁觀分巡潮
 州幾一載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
 久早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於官潮人哀思之
 塑像于韓山書院以祀之觀雖沒而精爽不迷有
 祈必應同庠謝孚為監察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
 于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鑰無風自擊孚恬然不知
 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怪問之守者
 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
 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窓隙見之但無命不
 敢出耳孚知其為觀神也然恐隸卒驚給之曰是
 我一時失記矣是夕鏞擊如故孚乃默祝曰予奉
 命來靖一方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
 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奠耳
 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祀其後凡有捷前
 夕必夢與之歡笑
 如生精爽蓋如此

吳大理為城隍

月出叢談吳大理潮州人弘治時為御史以事與壽寧侯辨因毆之

折齒被逮明孝宗親於午門詰之有懿旨卽合答
 殺之賴孝宗仁聖得全然亦以是得驚悸疾後在
 南頓疾如昨每有聲輒驚不能止一日視事倦與
 目憑案而睡侍吏忽報曰文書一紙自天而降吳
 大理名一貫者開目取視曰明年某月日陞貫為
 北京都城隍公怪之卽以書抵臺閣諸公言其狀
 至期無病感怪其言不驗時姚源寇窺發起兵捕
 之軍帥率以入辭公方瞑目坐堂上覺而見之以
 為盜且至卽驚死矣人以爲破膽理或然也然城
 隍之說卒如其期良可異哉豈非乖氣致異耶然
 貫當正德間華林賊勢猖獗一貫督兵勦捕嚴號
 令信賞罰士卒奮勇斬甚多因建議築城賊至
 則督兵以戰賊退則督民以築至
 於慮寢食二縣德之俱立祠祀焉
 盜旗懸釣 叢談嘉靖間潮州盜自擇精銳者約二
 百人往汀州行劫置四大黃旗每旗濶

一丈餘可蔽五十人官軍捕之至五十步賊尚不
動至三十步賊旗始展各奮勇以出如飛斬將梟
敵如入無人之境由是官軍望而畏之止於數十
里之外一帶村落恣其行劫后又懸鈞鈞於旗中
舞而撒之着人衣髮無
得脫者因率而執之

魚腹獲銀

月山叢談惠潮多魚言守備惠潮時饒

者有息乃免之攜已往海濱市之眾共驅車以往
至其地眾擇鮮美者載之專車而去惟餘一大沙
魚令兄弟二人市之二人舁至車上重不可行乃
下車助牛挽之至中途力匱相與謀剖魚腹使輕
之中有死人腰銀一袋重二百兩二人喜遂載魚
棄屍而歸以銀獻母且告之由母曰彼以利而陷
於死汝得利而棄其屍吾不忍也當以十金易棺
葬之二人從母言還至其地以金易棺葬之而分
其餘由此
家益裕

六日龜

縣志宋嘉熙中梅州城西南五十步許有
池廣十二丈深五尺水深不竭有龜六日

出沒其間尋埋塞龜遂不見乾
道初遷學于此今改程鄉縣學

三靈芝

縣志潮陽蕭泰成化癸巳讀書于學宮是
秋移臥榻見牆間去地七寸許產芝一株

二本高盈尺朱柯紫暈九莖連葉圓徑八寸明年
甲午領鄉薦同邑劉介成化丙申秋宅產靈芝一
本二莖朱柯紫蓋連七歲皆然癸卯科其子寅中
應天鄉試又同邑峽山劉綱嘉靖庚子春所寓胡
氏館書几下產靈芝一本

幹錯文屏五乘秋闈登第

鴿變

縣志嘉靖三年初潮陽縣民有得鴿鳥于河
南者各四停花以計愚民價漸增至十至百

有幾千者民不分老少男女皆傾產為之百業俱
廢山徑間多至殺奪兵備僉事施儒按潮厲禁民
不悟至颶風作海溢方稍息后餘風未
殄亦有破產忘驅者以至劫掠滋起焉

火青 續志惠州先有鬼燐飛入人家輒成人形黑
 色侵婦女吐出黃水候毛多有死者延及程
 鄉諸縣益甚或以青竹稍擊之即變為飛禽而去
 亦有變為炭以盤覆之以土封之明日啟視乃僧
 首級也急埋之
 時呼黑青

虹見如刀 嘉靖七年秋颶發連月民多飢八年旱
 斗米價至二錢山無遺蕨民多餓莩冬
 十月朔饒平白虹見于西南三夜象
 如刀是歲大埔竹有實民皆食之

星隕如雨 府志嘉靖十二年冬十
 月星隕如雨七縣皆同

嘉禾 縣志嘉靖十年揭陽龍溪都士人莊守得田
 稻一莖五穗以為嘉禾獻於府知府丘其仁

藏諸 庫

瑞瓜 縣志嘉靖庚子春潮陽蕭廷篤屋脊上忽見
 甜瓜一枚光彩稜角分明香氣襲人是秋其

孫來鳳發
 解第一

地震 府志嘉靖十四年夏五月揭陽地震饒平夏
 旱秋大水山谷崩裂城圍傾頽水溢襄陵民
 臨流者皆沉沒十七年春二月地震

房屋皆動有聲者三是有年七縣同

霜隕 府志嘉靖十一年揭陽隕
 霜草木皆枯魚鱉凍死

黃犬乳猶 縣志潮陽蕭瓚成化丁酉舉人兄弟七
 人既分居而長兄給事中龍致仕歸瓚

與同居弘治初家畜乳狗黃色高大異常適二猶
 亦乳狗常哺之共宿同遊一如其子是和氣感也

仆樹自起 縣志揭陽翁玉以子萬達貴為封官門
 前仆樹自起嘉靖十九年秋九月後萬

達罷官復職
 蓋為之兆與

友石 八閩通志友石山人王翰三世仕元為上千
 戶元亡死之臨命賦詩曰昔在潮陽我欲死

宗嗣無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宗絕祀良
可恥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
手不顧惜一死了却君親恩若翰可謂善處死生
之際矣翰嘗寓潮陽遺跡湮泯書此以俟知者

肇慶府

貞山

貞烈祠記自仙羊而上入綏水六十里爲四
會縣踰水之三十里近西數峰林巒蔚然榮
長而深秀崇岡突下四望平遠是爲貞山烈女之
祠舊記唐貞觀元年建妙虛宮歲久爲墟沒一百
六十年實貞元三年有女文氏父母已許鮑生未
嫁生樵山斃於虎文氏匍匐服其喪服衰三年事
公姑謹潔甚而感愴忽然歸逝于山之陰不與世
接影響冥逸人莫測其處貞元十七年高秋九日
天氣澄徹俄有異雲起西南幡幢管磬擁一婦人
於香靄間謹謂文氏女仙去今昇仙壇俱存卽其
下爲祠晨香夕燈歲時不
懈遇水旱祈禱無不昭告

端石

吳錄曰端溪有端山山有五色石石上青
木硯史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
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三穿洞深八不論四
時皆謂水浸治平中貢硯取水月餘方及石石細
扣之清越鷓鴣眼圓碧暈多明瑩石嫩甚者如泥
無聲不著墨清越者溫潤著墨快不熱無泡然良
久微浸若油發艷亦有不乏者然方城溫巖十磨
此石三十磨方相及下巖旣深工人所費多現直
不補故力無能取近年無復有聞自仁廟以前賜
史院官硯多是其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巖在出
上石性乾紫色深理麓性硬眼黃差不圓而青色
淡其巖深處間有潤者而眼終不如下巖也有著
墨者有拒墨者其著墨者初用半月前其快蓋細
砂石所發出理也半月後則退生光慥墨又須以
柔石發已而復然拒墨者雖新成便拒墨此等石
扣之聲皆堅響而老半邊巖者在山半石理司上
巖色多青紫近黑多瑕而眼長如卵有瞻眼者中
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浸細翳眼者或青或黑橫

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材橫長青間道如松木
 紋其極龕者費筆而稍細者多之後礫石土人刻
 為盤印金壓紙兒戲之物多點砂無眼少瑕間有
 極細軟者發墨不乏扣之無聲土人不貴而用實
 有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又徧詢石石工云
 未常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坂上鑿豈有中包一
 子者余嘗謂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徧可斲而
 磨墨所謂石子世因訛為子石至有斷樣相似而
 為之者於理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卵石也世之
 好奇者又以歙州羅紋石作子石硯文木直兩頭
 眼鏡則紋脫短生左右頰自然成旋文便謂之是
 真子石可笑綠石帶黃色亦為硯多以為器材甚
 美而得墨快少光彩已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枚
 十千已上無估又云仁宗以前賜史院官硯皆端
 溪石繩薄上狹下濶峻直不出足中坦彝猶有鳳
 池之像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石色青山半石
 色紫山頂石尤濶如猪肝色者皆東坡錄筆黃黑
 相間豎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

甚睛眼謂之淚眼形體器具內外皆白珠無光
 謂之死眼活勝淚淚勝死死勝無今內閣中有端

硯溪

硯珠

南越志端溪俚岑班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
 取還夜光明照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小

損猶照
 一室

春堂

寰宇記新州俗以雞骨占吉凶衣服即都落
 吉具蕉布豪渠之家喪祭則鳴銅鼓召眾則

鳴春堂巧作木豐藤帽五色藤箱席按春堂狀如
 小船長丈餘兩三人交擊之今廣西尚傳其製

靈卵

宛陵集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號蟾
 蜍硯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

得靈卵石造示劉元甫方與予飲辨云天寶稱載
 此稱年偽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硯如

剗墓腹如月又若剗瓢萌強發鐫題天寶年造之
 刺史李元傳自越剗墓剗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

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茲偽物吾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視真視偽休開口願封藤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

陸大夫廟

彝堅志漢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至此賈默禱曰我若說越肯稱臣使石

錦裹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募人植花卉以代錦後人因立廟祀之宋乾道間梁竑入都艤舟石下夜

夢一客自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於此千餘歲矣茲者君幸見臨願留一詩竑題詩於壁而去

郎湖

水經注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西會浦水上承

日南郡盧容縣西古郎究浦內漕口為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郎湖湖水承金山郎究水北流左

會盧容壽冷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尚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備

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冷水合水出壽冷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冷縣以為界

疆即北縣也林邑即占城

綸木

南越志威寧縣有穿州基多綸木似沒皮可以為縣今陽春南鄉穀岡下有綸木

香林

南越志益允縣利山上多香林今新興老香山

石峒神像

府志石峒神周氏高要人唐貞觀初封貞正公劉漢加王爵國初避仁廟諱曰

德正神威德之顯郡人建祠于峒中去府城北十里將軍嶺之東七星巖之北其峒則一峰處巖

穴天闢南北二門上虛通天四旁異石彷彿與馬徒御拱列兩護異禽鳴嘯出沒空處聲傳恍若神

語遇潦水漲溢人跡罕至狂風怒濤則峒有龍歸世傳謂神還宮是歲五穀熟人厭鮮食其峒有歇

龍池是也皇祐四年儂寇至合城陰禱其寇不終久而遂遁去人民樂以安堵

瑞溪女巫

續元怪錄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路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

驃騎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開端溪縣有女巫知未來之事雜舟召焉巫到口其能知未來事乃見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難保其能言事盡在所遇非其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之鬼而問之曰廳前揪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延之坐巫曰僕射坐矣湘亦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畧賜一言知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援引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奇貨求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曇僕

灼艾集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十年

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嚮問者達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過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毋守曇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流涕及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

賈廉訪獄

勸善書寶文閣學士賈讜之弟某以勇爵入官宣和間為諸路廉訪使者後避

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州濟南商侍郎之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妻一女笄二兒絕幼唯侍妾王家政商死其女嫁廉訪賈之子成之率旬日頃女輒歸家拊親二弟且檢校橐鑰以為常他日歸啟篋笥

凡黃白器皿皆不見但公牒一紙存驚扣妾妾曰
 比者府牒以排人申節盡數關借當時遣僕馳白
 妃姐及賈郎回云府命不可不與遂悉以付之望
 其持還而未可得女拊膺大哭走問其夫夫亦愕
 然曰無此事乃詣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直
 踰萬緡商氏由此貧置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
 銀鬻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筒鑄銀僕曰廉訪平
 自烜銷者於是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為也後二
 十年成之通判橫州商徙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
 懋每往謂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橫
 懋孳孳如技二孤甥偕至賀卜葬遂相依以居甥
 非商出懋經紀其家掩有財物過半後病傷寒惛
 不知人者數月忽蘇而言曰憶初入冥只覺此身
 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恣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為
 人錄至官府見一囚荷鐵枷戴黑帽紵於獄門兩
 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囚忽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可
 識我否懋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諸事殊未辨爾
 來且了其一我昔年取爾家財所償畧盡猶有未

竟者幸為我供狀結絕懋視執扇者一揮則囚血
 肉糜潰滿地不見人惟存空枷須臾復如初懋觀
 其楚毒不忍視頓憶曩事為供狀而出囚大哭執
 扇者復驅入懋至門外一吏持符引卒徒數百若
 迎新官者白雲泰山府君以君剛好義抵陰府
 不應空回可暫充賀江巡察使者吏導行江上空
 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簿懋一一詰責據案
 部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奉法不謹誤溺死人
 懋即判領至原地頭誅戮迺迎到封川大江口吏
 日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賀州所居從
 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真武畫
 像於床頭焚香禱請蓋福神之應云

牛舍利塔

百川學海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
 牛臨命膝跪若有所請張不肯釋殺之

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
 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是牛黃始置未食及烹
 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如石滿其中胃臟盡
 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即日罷業聚從來所棄牛骨

并舍利作一塔葬之

琵琶鸚鵡

萬花谷蔡確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

校鸚鵡傳呼之琵琶逝誤後扣響板鸚鵡猶傳言確大慟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

已非傷心悵江水同渡不同歸

鬼域令狐

四六語劉丞相摯謫死新州至元符末

政畧日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絢乞歸葬精爽可

畏故事也

城隍土偶

葬堅志鄭安篤為肇慶守值有吏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

人及小兒數輩聚賭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

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

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

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

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忍具實言

鄭意必土偶為姦乃繫卒使人遍在索諸廟至城

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

笏盡剖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

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郎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射木降神

府志祠在城南十里許其所創建年代

春州射木神托生為嗣後生其子登第得守春州

臨行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及到任謁祠下瞻視

其門廡若常所見禾幾卒於官自李氏之生廟食

久廢及卒而廟復靈遇有水旱瘧疾禱祈禱應驗

毛吉附覓

月出叢談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為廣東

恩平盜遇害柩殮歸司時有親信尚攜軍餉千金

至念吉死事遂詭言為賊所劫而私以饋吉衙內

及吉極至司竟忽附一婢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曰非也呼令再請其人及某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污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義豈以生死易操哉願指命取前所饋置于前曰好檢點置於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

牛鼻山

廣州記南海始昌縣有一石望之如牛向江名曰牛鼻山縣之西有廬山高入雲漢世傳山上有池每至甲戌日開山有鼓角笙簫之響按廬山在四會縣今名扶廬山相傳六祖嘗隱於此六祖姓盧故名之

下有六祖祠禱雨必應

新婦石

府志肇慶峽望夫石舊傳其夫為商久立望不歸化為石林小山詩云瘦骨凌層立海湄綠苔曾是舊時衣江郎去作三衢客目斷天涯竟未歸林挺芳詩云叅天怪石影嶙峋貞女

時幻化身皓月晚粧開寶鏡蒼苔翠袖拂殘春雪凝臉上鉛華碧雨濺腮邊別淚頻夫壻天涯何處

是年年長對峽江濱

洵水令

九國志南漢楊洞潛為相洵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脉貫時子行步履鑠類驚麇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颶風壞廨壓死洵水縣地方今屬高明

崔山君

雙槐文集番禺張元隆從事藩司入覲歸司有蜀鶴見之必鳴且舞遇他人則否元隆以為吉兆求詩以贈之為歌曰鶴之鳴雄厥聲鶴之舞儀其羽猗嗟乎子當出群誰其云崔山君用韓文也後黜為新興掾縣有獨鶴驛乃悟

瑞蓮生

府志唐宣宗大中四年間建大莫材瑞蓮生一莖三花香色異常明年里人莫宣卿狀元及第世以蓮為先兆明成化元年夏五月瑞蓮復生一莖雙花明年守備千戶聶聰陞肇慶指

揮知縣黃瑜陞雷州知府人謂此驗

黑青熄

府志先是有為妖怪之言者曰有黑青自新會來將及肇矣又言所以治之之法以

白書張天師陰兵在此可祛之其被侵也則以青竹杖或柳桃枝環擊之可無害人未有信之者既

而歲丁巳八月丁未夜城內果有之其來也一時並至數十家有聲如風成陣然始見之形小如螢

火擊之或散為數十擊之甚或變為禽獸魚鱉末燼之類不可窮極自後每入夜擊鑼鼓叫呼以逐

之群婦女于堂中四隅環男子執桃竹枝以待至曉乃以內外震驚父老具其狀聞于府知府盧璘

曰此妖幻也若屬無恐乃竭誠為文躬率僚屬詣城隍廟禱焉越二日癸丑黑青熄

日中雨石

德慶州志正德八年夏五月日中雨石其日倏然天變南方一道青煙之氣自

下騰空震動有聲天畧陰暄頃間落石城之內外大如拳小如卵其色赤而黑人皆拾之

水上漂菱

陽春縣志嘉靖六年六月朔後陰雨連日至初六日颶風大作黑雲四起白晝

晦冥山谷響震猺賊所居深山東鍋鐵峒蒙村合水夾頭中寮弔澗等村百山或崩或陷猺居三十

餘處俱沉陷洪潦溢出漂流草菱無慮百家溺死賊徒三百餘人賊首黎廣雄獲免畜產死者千計

沙石擁於民田禾多拱把尋丈大木狼籍水岸其乘巨筏浮於陽江西河者前後相續踰年不絕

游魚舟

府志嘉靖三十五年夏五月德慶作游魚舟戊午南岸水口先是江道梗絕募打手

于北岸立埠防守而賊多乘夜渡江劫掠有司乃議列柵於賊常所出沒繫舟以守自是江道通行

賊旗潭

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夏高明龍起賊旗潭壞民廬舍群盜乘時作亂秋浪賊薄高明

城駐劄流劫無忌旬有六日士女被殺掠者二千餘人冬督府談愷調發土官岑峯帥兵穿高明先

是嶺西兵備僉事林應奎諱言兵賊屢犯境匿不欲聞民罹殺虐無所控籲至是督府廉得其狀遣

兵防守高明四境
乏民咸有賴焉

水害

府志正德十年九月陽江鹹水傷禾十一年
六月積雨潮漲壞城害稼十四年五月陽江

大水殺稼嘉靖七年陽江大水蛟龍群作諸山咸
淵下四年五月高要開建大水六月饑高明大水

害民居禾稼巡按御史
戴璟賑濟存活甚衆

火災

縣志嘉靖六年十二月陽春大災火從西廂
營起延燒西廂民居三百餘家焚死十餘人

延入城中燒燬學齋民居百家
次年冬復災延燒五十餘家

地震

府志正德六年新興地震九年四月德慶地
震嘉靖十三年十月陽江地震如雷至明年

六月稍止民多避地河南都時獨此都不震十四
年九月已卯陽江地大震十二月朔德慶地震十

五年德
慶地震

山崩

府志嘉靖六年四月自高村田心凡二百丈
有奇時西滯金至推壓民田四十餘頃明年

大饑

雪如珍珠

府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德慶有雪降
徧四鄉人皆以為瑞次年大熟十四年

高明有雪小如珍珠盛之少頃盈掬次年雖
有水而禾大熟十五年冬高明大雪復雨雹

竹作花實

縣志正德九年八月陽江颶風傷稼殆
盡闔邑刺竹作花實實既即稿至丁丑

無遺竿故父老相傳此竹率五十年一實實則殄
然大饑以丙戌甲戌推之有驗濱海農人占鹹萌

苦釘實內向主飢苦釘木實作筴大如人中指末
銳如釘屑以禾米為木實也又海魚大賤則飢諺

日海熟
田荒

高鄉感言

柳子厚龍城錄厚南遷度高鄉道左逢
老叟率多人于路次講明種菽其言深

耕淺種時耘時耕却牛羊之踐履去螟蟻之殘害
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矣若夫
堯湯水旱霜雹之不時則有天子厚感此言將書
諸紳贊于治民理生無所施而不可高鄉即高要

高州府

金井

府志在觀山潘茂昇仙於上
有二井一日金井二日玉井

石船

一統志在潘山上
茂名常煉丹於此

元犀贊

南越志漢時交趾有犀奔至高涼人以黑
牛抵之有識者曰此元犀也楊孚南裔異

物志贊曰於惟元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
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
荒野禽獸莫燭

合歡詩

古今注合歡一名青囊食之蠲忿無憂其
樹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

不相牽綴本草經謂味甘平安五臟和心志者此
也高京太守楊芳合歡詩曰南鄰有奇樹承春挺
素華豐翹被長條綠葉蔽朱柯因風吐微音芳氣
入紫霞我心羨此木願徙著余家夕得遊其下朝
得弄其葩爾根深且固余家淺且滄
移植良無期嘆息將如何詩言如此

石龍鳴

府志化州治之後有石潛江中謂之龍尾
舟庭左偏有石微露出地上謂之龍首州

人神之圍以欄杆不敢褻州守粹時或祭祀間更
深夜靜則鳴吼或於其處所或於空虛中聲類鵝
而洪大特甚景泰八年鳴二日其夜州同知楊景
生一子清是年李澈亦中式景致仕占籍鎮江十
年後一清以奇才作養翰林澈會試猶相遇情好
甚密公亦自述生有靈應弘治末果為太平宰相

黃龍見

新史景炎三年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是
日黃龍見文山集杜詩御舟離三山至惠

州之甲子門駐焉已而至官富場下丁丑冬移舟
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硯州四月十七日衛

王登極浮龍倚長津參錯定州
渚蒼梧雲正愁初日翳復吐

母土官

菽園雜記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
妻女代職謂之母土官隋有醮國夫人沈

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屢葉為南越首嶺跨
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眾能
行軍用師壓服渚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土官事
之始也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子與今不同耳

龐夫人

府舊志龐瀑在縣北二十五里高三十餘
丈周圍二十餘里頂上洪厓隄壁中有石

堂可坐數十人水從厓下潰出上有龍氏夫人之
祠遇旱精誠祈禱雨即如注稍有不謹雖禱無雨
在今東坑是也

王健配嶺南

萬花谷真宗廟有王健者江州長江
人少時薄游江界至星子縣夜宿逆

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
山相攜至歷陽指示靈草并傳以和合密訣試皆

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膝之書戒曰非遇人若
慎勿輕述健後以狎狂抵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

閣下祇候謝德權適總巡兵頗聞其異健後竄歸
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煉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

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健以師戒嚴終不敢
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健改名中正

俾詣登聞鼓始得召見即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
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

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
寔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然

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貧乏崇奉僊釋今汀州開
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嶺南節度使此近古

所未聞也其遷刺
高州蓋遙領之

文魮

南越志海中有文魮鳥
頭尾鳴似磬而生玉

朱鼈

南越志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
眼六脚而吐珠海俱在鑑江南

驕馬

南越志平定縣東巨海有驕馬似馬牛尾一角

水犀

南越志平定縣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平定縣地今在吳川

馮衡沉彩

文苑英華張說贈潘州刺史馮衡墓誌銘言滅跡沉彩蓋因從逆被誅而力士

易高姓也以力士貴贈金官招覓而葬云

楊歷招魂

同上張說撰楊思勗母碑文其父招覓以葬者蓋坐誅棄市故耳猶馮衡也

高力士

舊唐書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入

宮則天嘉其黠慧總角修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撻而逐之內官高進福收為假子進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復召人禁中隸司官臺廩食力士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宮闈丞景龍中元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

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開元

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每四方進

奏文集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決之元宗常曰力士當值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稀出外

宅若附會者想望風采以冀吹噓竭肝膽者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

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諸王

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

用權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知救力士義父高

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脆初不復記

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視之母出金環

曰此乃兒初服者遂相持而哭金吾大將軍程伯
 獻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
 縗經受賓吊答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
 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元晤作吏京師女有
 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元晤為少卿刺史子弟皆
 為王傳呂夫人卒葬城東葬禮甚盛中外爭致祭
 贈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初加力士
 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士
 戴加驃騎大將軍其後力士巧密人悅之思藝驕
 倨人皆竦懼力士嘗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
 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
 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
 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傳節儉具至奏聞上至
 陵曰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
 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
 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
 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
 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進上跪奉肅敬如不

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比會何足
 即命史官書之典冊十四載置內侍省內侍監
 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藝對任之元宗幸蜀思藝
 走投祿山力士從幸成都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
 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上元元年八
 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與內官王承恩魏
 悅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國所構配流巫
 州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彝州與
 之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瘴染面未虞謂同病
 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為揮涕寶
 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事始
 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
 耆宿保護先朝贈楊
 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楊思勗

舊唐書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內官楊氏
 所養以闕從事內侍省預討李多祚功超

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
 殺從臨淄王誅韋氏遂從王為承士累遷右監門

衛將軍開元初安南首領梅元成叛自稱黑帝與
林邑真臘國通謀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
勗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
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
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
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覃行璋作亂思勗復授
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三萬餘級以軍功
累加輔國大將軍後從東封又加驃騎大將軍封
號國公十四年邑州賊帥梁大海擁賓橫等數州
反叛思勗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
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隴州首
領陳行範何遊魯馮麟等聚徒作亂陷四十餘城
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麟稱南越王割
據嶺表詔思勗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
人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麟斬之行範潛
窺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勗悉眾攻之生擒
範斬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玉巨萬計思勗
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剝其皮或勞髮際掣去頭

皮將士以下望風懼憚莫敢仰視所致立功內
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元宗怒命思
勗殺之思勗縛架之數日及探取其心截去手足
割肉而啖之其殘酷如此二十八年死八十餘歲
豫語許毛 晉許毛電白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
雨未作旱潦將至歲時豐歉豫以語人
無一不驗一日
隱去不知所之

吹角老卒 宋紹興間有老卒失其姓名一日留題
於譙樓上云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
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
青青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

廉州府

牢水 水經注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
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

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
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為守

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半
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臨允縣今新興
龍門 劉欣期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
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

池即欽州
龍門江也

銅柱

水經注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為
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

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
分漢南疆晉地理志曰南郡象林注今有銅柱漢
立此為界今尚存隋書太業元年劉方敗林邑經
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唐南蠻傳
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
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
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
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馬總傳元和中以虔州刺
史遷南安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
美僚葬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明

伏波之裔五代史晉天祿五年楚馬希範平嶺南
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杜甫諸將詩回首

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
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

中貂炎風朔雪天王
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銅船

交州記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陰雨日百
姓見有銅船出水又有一牛在湖中以雞酒

為祭便大獲魚若此醴
不設惟得斗糞而已

龜曆

六帖補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
尺餘背上有蝌斗書記開闢以來帝令錄之

謂之龜曆蓋龜甲有五行八卦二
十四氣至今海北俚老有曆底記

鰲光

紀文譚于頔在南海夜忽曉如日初出移時
却暗後海客言某日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日

光照耀如白晝後徐復
驗其日正同方知鰲光

蚌珠

菽園雜記珠池居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

懸大經別以小繩繫諸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

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漁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

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

無踰此矣珍珠取一萬四千五百餘兩大約二石五斗次年採九千六百餘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

約一升重四十六七兩次年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呂洪云

象牙

浦其地有象非其土產乃從安南來者能過海於水底行捕魚食之欲換氣則浮以鼻向天若

植桅然良久復沒偶一歲颶風大作群象不能呼吸皆死數日浮簿岸牙骨悉為珠池太監所得其

候以秋七八月至食人禾稻村人悉起持兵器擊

鑼鼓罵之象乍聽良久轉群奔去至他所亦然或設陷坑每歲亦得二三隻常問外葬云取之法若

欲活者則家畜象囹使就野象水草久之情熟則誘一二野象離其群俟稍遠象囹各以鼻纏其足

拖歸其家預掘坑以待之象囹置野象於坑中飢之三四日乃為假人以蒿懸而下騎之象見假人

大躍地為之震復引假人而上每日如是數次俟稍馴投之草料久之象奴下騎之月餘益馴與家

象同方砍地出之象牙自蛻者色死黠生牙自有肉紅色可辨如欲取象牙亦使象囹有野群象入

夾山中度行遠象囹急奔出則眾人悉力置竹鎗埋鹿角掘坑壘外圍既固其中水草盡則群象死

無論多寡皆得其牙其牝牡相交在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如人類若見人則羞起而逐之人須

環嶺而走乃得逸若直走則即為所得矣得人則蹴踏之至死以鼻嗅之稍有氣仍復蹴踏糜爛已

學士養母

唐書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從

之按公輔母黃氏靈山人父
挺徙日南生公輔為賢宰相

太守遣姬

南部新書江陵有士子遊交廉間而愛
姬為太守所逐高麗坡底及歸寄詩云

惆悵高麗坡底宅春光無
復下山來太守見詩遣還

丁亥聖君

府志偽漢天成中欽州羅浮山民掘得
古劍以獻偽主劉陟劍有篆文曰巳與

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國
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太宗以巳
亥年降誕是巳水同宮也於字耳口王為聖尹口
為君重山為出蓋巳亥年聖君出也按欽州羅浮
山本名安京羅浮乃後人
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

長鳴雞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雞
即刻漏驗之與晷度無差南越志沈懷遠

讚曰翠冠續莒碧距麗
陳就昏別夕望旭警晨

戴藤鹿

南康記合浦有鹿額上戴科
藤一支四條直上各一丈

水底光燄

南史阿育王像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
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

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跌悝乃
車載像還至長平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
牛所之牛徑率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
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
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浮出取送縣縣人
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
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
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
十餘年光跡始具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
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
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
見像曰巳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
寺見像噓歔涕泣
更放光照燭殿宇

夢中綠袍

揮塵錄曾文肅公布帥定武一日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為宰相然須南遷請

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中十郎綠袍北向謝恩豈非他日貶司戶之徵乎後十年累登唐旣為蔡元

長所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川司戶參軍勅到取幼子緋朝服以拜命果符前夢十郎即緋排行

人肉

南天傳以爲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日記

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

笑曰人肉腥而且肥爭堪喫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常歷河陽忠武

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澧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他日暮必

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勛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

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構積貯其骨棄之野外

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所訴者斬於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

之朱璨則在所不足論也

飛蟲

博物志景初中蒼梧吏劉京示廣州西南接交趾數郡桂林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

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隱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難以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

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惟餘骨在便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殞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

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惡梓木氣即以板障防左右并以梓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趾界便

多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雄田

諸集拾遺南越志交趾田膏腴號雄田

汚物

後漢書鍾離意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坐賊詔以其資物詔賜群臣意得珠璣悉委地下拜

廣東通志

卷之三十一

雜記

七

七

日此賊汚物故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飛葉詩

丹鉛餘錄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

相者廉盛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伐樹庾信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

九月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皇甫丹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陽

薇楊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

還珠賦

叢談林見素遠祖蘊唐末就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夢寐有人告之曰何

不云珠去而忽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族祖康為廉州二守見素以詩寄之曰

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廉州即秦合

浦七郡之一以其地有大廉山改今名吳東湖有詩云行李紛紛遊宦子幾人不愧大廉山

白衣吟詩

本事集馬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殊不得意惟中峽舟古寺前長堤夜月甚

明見白衣人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地即是陶鑄萬類時遣人問

已失之後植自黔南人為大理遷刑部侍郎拜相

碧桃別墅

北夢瑣言交趾以北鉅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高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

水中因奏以開鑿道海之利云人操利楫石限橫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

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石民今賴之唐時紀事駢好神仙赴江南有詩不將真性染埃塵惟有煙

霞伴此身帶月長江好歸去博羅山下碧桃春蓋有別墅在安京山誤以為惠州府羅浮也

饒燈

天寶遺事南方有魚多脂東以為油點燭紡績則暗若以照於宴席則明故謂之饒燈

贈米

六帖鄭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四十萬緡市虔告米以贍安

南按欽州龍門江西行可以達交吐永安州其界即古越裳也

珠文甲

交州記鮫魚出合浦長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鑲物

雲錦蓮

琴軒集合浦朱均玉於所居東鑿一池種蓮自娛沒後踰五十年不生永樂二年夏

池中忽出葉猶青錢踰旬則翠蓋紅華雲錦燦爛時均玉有子瓊為靖州同知瓊子惠明年登鄉榜

後歲第進士為監察御史

天子南庫

雞距集市舶錄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番彝進獻

番彝進獻式六帖禮部主客式諸番彝進獻答諸式無值價物鴻臚寺量酌答

瑞龍腦

雜組交吐貢龍腦禁中呼為瑞龍腦上惟賜貴妃十枚香徹十餘步

海角亭

續書史范德機隸古見推當時近見廉州海角亭記為其自書無疑此碑亦用漢唐

碑法題額四篆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范椹文并題額俱就在文後不分書也

螺筐

府志螺珠螺也嘉靖十二年採珠至二十二年復採僅隔十年海北僉事翁溥嚴立採法

四閱月方纔封池用官銀七千餘兩除織造螺筐起蓋廠房并雜用夫役等項動擾於民不預造報

者不下二千餘兩僅得珠四千餘兩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歪匾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知府

胡鰲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年螺珠未生縱有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錢糧考之

洪武二十九年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詔採珠則以為頻數矣嘉靖五年詔採珠其年十

二月大雨雪池水冰結草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十

二十三年連採此珠之所以少也

雷州府

雷水 夢溪筆談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

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

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

楔按圖經雷州境有雷擊二水雷州貫城下遂以

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雷多乃妄也然高州

有電白縣乃是隣境又何謂也今府志擊雷合為

一水蓋其源則二爾

石神 投荒錄雷州南濱大海多雷雷之聲近者簷

聲以在尋常之外俗俟雷持其酒殺設奠畏雷法

甚嚴謹有以蕪肉與雞肉食者霹靂即至雷斧候

雷震處掘地二三尺得知其形或似斧或似刀刀

青黑色或紫赤色而至堅蓋陽氣入地所結猶星

殞而為石也本草云或言是人所造納與天曹此

委巷之語耳舊府志吳十勿記州北英靈村有居

民陳氏獵得卵雷乃霹靂開生一男子陳大建三

年為州刺史陳文玉是也善政甚多郡民具由奏

請改立州自是始名為雷就合州之西南岡中置

立廟堂三間塑雷神一十三軀圖其像列于廟間

每歲春秋刺史躬行祀典乾化二年壬申八月十

六夜颶風大作廟堂忽失二大梁廟令申州等訪

廣輿記

卷之三十一

六

六十三

於試太常寺奉禮郎吳從殷莊英榜山石神座西

見二大梁乃所失之梁也始知神托風雨遷移若

有擇地而居知州謂其靈異構材接連石神造廟

宇即今廟所也自是益顯神靈宮吏祈禱應如影

響犯者必死求者必應廟有活雞活羊者祈禱之

所捨也為狸虎所捕至且狸虎皆暴死於廟前嘗

有州之頑駭者假廟修之名深入鄉村中乞錢糧

未入手於是就其所在皆自絞其手號呼痛楚直

抵廟庭命僧道誦經禳謝始得釋復有廟人夜宿

殿廟中將明廟門忽開即有車蓋侍衛直上抵正

其顯如此偽漢大有三年庚子歲正月十五夜廟

伯

雜記

上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前井中忽音樂振作人抵廟正殿詰旦廟令陳延
 長以為異申州知州封尚書率官吏詣廟見有神
 龍遺跡鱗爪印行流涎沐久而不散尚書具由奏
 聞就當年八月上命差內班薛譽就州重修廟堂
 增置兩門廊始封為靈震王石神封廟內土地重
 修時將遷石神於西以正殿居東使人舁石不動
 遂鑿其根愈掘愈深將及丈餘其始立石蓋一塊
 耳乃知其神靈不肯遷動也按州本以擊雷水為
 名陳文王即刺史也蓋有功於民沒而神靈者寇
 準謫雷時有留題英靈陳司馬宅或其後也其詩
 云公餘策馬到英靈幸有官僚伴使星人物熙熙
 風景盛好將佳會人丹青此記俚妄本不足辨以
 相傳久故存其畧云

圍洲

交州記曰圍洲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橢
 木杖倚杖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今遂溪
 縣西南二百里特起西海中周圍七十里古名大
 蓬萊其洲團團皆海故石之洲上有溫泉黑泥可

以浣衣使白如雪人多
 田少民以採海味為營

陷湖

府志陷湖在遂溪縣東南七十里周圍十餘
 里其泉極清故老傳云古係托窰一村唐時
 有一白牛入于本村村人共殺食之惟一老嫗不
 食一日天降大雨二村俱陷老嫗攜一傘竹杖乘
 雨而走回望地陷不已遂以傘竹插地陷乃止二
 村人民無一存者其後傘竹倒生湖滂因名陷湖
 即今之湖光巖是也

蜈蚣皮

交州記曰大蜈蚣出徐聞界取其皮可以
 冒鼓南越志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
 云長數丈能噉牛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
 之葛洪遐觀賦曰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
 畏惡越人獵之肉白如瓠

海鯊足

舊志海中所有其魚長四五尺斑如虎首
 脊背有骨刺能食人春暮時化海語鯊有

二種魚麗之鯊蓋江漢閩廣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紋鼈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或曰虎紋直而疎且長者鯊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黃子杖

蘇文以黃子木柱杖為子由生日之壽一

豈樂蒙此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

椰子冠

賴續集過姪寄椰冠衰病秋來半是絲幅

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茨竹屋南溟上亦似當年廊廟時蘇軾和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壳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替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天寧銅鼓

晉書云諸獠金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四方同類來者有官豪

富子弟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以遺主人名銅鼓釵府志云擊雷有銅鼓革形而金質則亦金屬也中空無底鋤垂四懸款制奇古隱隱若卦遶身如紋如羅扣之淵淵亦佳器也皇慶年間郡人復得其一於英山之原其制高二尺有四寸徑四寸餘形模圓廣精巧完全見前後所得者特異

雷廟石龜

府志二座當雷廟前百步外小阜上乃青石琢成龜形蓋古墓蓋也其一為雷

擊裂開不相連屬草木生其間天順間開處猶能容掌弘治以來其開處以漸生合至今堅實自跡僅如瘡癥而已詢之石上僉曰凡石在地中曾經斧破歲久未見復合者况此又置地以為異也

金牛庵

府志唐開元中見一牛色如黃金常牛與之大異眾逐急牛跑而沒掘六尺餘止見

尾五寸許村人砍取之乃金也因是創庵穴上名金牛庵凡風雨夜牛常出庵外踏印于地

青灣碑

府志碑乃韓魏公會孫遭貶瓊南攜三子

顯南刊公戒子孫文于碑置墓側見存春色清且
明節盛一百五寒食遵遺俗潑火霽微雨菲材忝
國恩因病得吾土何以知殊榮此日奉宗祖新安
繼皇考豐安則王父松楸數萬株岡勢擁城府二
瑩相去間近止一舍許前曉揭星牙蠲潔具壘俎
芬馨達孝誠儼若侍容語禮誠無一違觀者兢墻
堵退惟予小子未老膺旄斧顧已胡能然世德大
門戶思為後嗣誠永永著家矩子姪聽吾言汝各
志心膂汝曹生綺紉得仕匪艱苦學業勤則成富
貴皆自成仁睦周吾親忠義報吾主間須求便官
墳隴善完補死則托二塋慎勿葬他所得與祖宗
遊魂魄遂寧處母或葬師言背親求福祿有一廢
吾言汝行則彝虜宗族正其罪聲代可鳴鼓宗族
不繩之鬼得而誅汝咸淳已巳孟夏既望七世孫
顯甫謹
刊石

伏波例封

府志在府城南三里祀兩伏波將軍前

卜焉蘇軾有記宋元豐五年封忠顯王誥曰明神
在於天幽功施于世從而修報古之道也靈貺所
及屢獲嘉應宜賜爵號以答神休宜特加封忠顯
王宣和二年封誥曰雷州忠顯王昔以智謀終殄
金溪之寇已而精爽常為月窟之遊旣憑物以顯
靈况有功而當祀嶠南萬里遺愛猶存廟食千年
英風尚凜頃緣使舶其苦風濤漕臣修致禱之虔
以求其濟屏翳息號空之恐飄順而安遂成濟海
之功無媿伏波之號宜進加於徵號用昭報於寵
休神其格思歆我嘉命可特封忠顯佑順王兩神
同一誥蓋
例封也

蘇公問舍

宋史蘇轍責雷州安置儆民屋章惇下

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君
鞅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去

至函谷關關吏不知止之日商君之法無符驗者
 坐之商君自歎日為法自斃一至於此悼之謂也
呪肉王母桃 筆談云在中書校正時閱雷州奏牘
 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
 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
 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
 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濼
 濼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
 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日東方
 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
 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雷擊劫葛布

叢談雷州有一婦人負兒手持數葛
 將渡水有難色適一男子同渡見而

謂之日汝負兒我為汝持布則不難矣婦人信之
 遂付之葛其人得葛即疾行此婦人登岸則彼行
 遠矣婦人號哭棄兒逐之度遠不能及哭道傍見
 一人乘白馬至告之由且問其人所在乘馬者曰

適見一人離此數里許持葛跪草中豈汝布耶婦
 人亟往果見其人僵死草間蓋已為雷震死尚跪
 而不仆鬚髮皆雷火所焚而葛布在手鮮好無損
 兩手皆有篆字婦人回水傍兒已因覓母溺水死
 矣又正德末有張姓者亦雷州人事珠池牛太監
 牛常使之買葛雷州每葛止與直之半且雜銅與
 之小民怨甚噤不敢言乃詣雷廟訴之張既滿載
 渡海將去忽天落火如毯焚其葛張乃在桅杪拖
 木而死就視之鬚髮皆盡而束髮替
 獨閣頂間是日天火焚其家無子遺

電斑竹

地里志雷州
 土貢電斑竹

石盜錢

府志舊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傍
 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

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
 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
 將石人分置城隍嶽
 廟等處其怪遂止

木佛 府志在第六都香坑村昔年水漂一木於香坑溪逆流而上落于田中鄉人棄去復返者

數四因異之刻為九座木佛旱澇禱之應如影響至今其佛猶存

石牛 府志在遂溪縣第三都英靈下村昔有土地堂陳時有客驅牛過堂前悉化為石石皆半

牛頭形容因家于此即雷種之祖地也後人因其石如牛形故立為石牛廟

萊公燃燭 歸田錄寇準知鄧州自少年富貴不點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溷厠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祈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炬

營然若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祈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

之禍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為可戒也

愚谷賜袍 府志海康王景賢字希賢號愚谷仕至靖江路推官致仕至治癸亥文宗潛邸

于瓊因獻詩為所嘉賞手書愚谷二大字賜之

曆中復有六花宮袍之賜然能自守亦善詩嘗賦清貧有黃蘗有味輕瓊饌

紫綬無功愧綠蓑之句云

待船渡海 蘇文別子由渡海有詩子由和之語在流寓傳府志東坡欲渡海北歸日必待

泉人許九船來纜可觀此則

宋時閩人因船達瓊久矣

自作挽詞 秦觀淮海集自作挽詞嬰嬰徙荒城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

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孤魂不敢歸惴惴滯猶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

時昔泰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修途繚出海豈免從閣維荼毒復荼毒彼蒼

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空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

誰與飲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類聚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子與秦少游相別於

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石馬井 府志在徐聞縣東五里故老相傳昔有馬夜間常食田禾人追之其馬入井只見石

形似馬故號石馬井見有碑刻石馬之神其源泉常灌一村厥田上上

龍爬石 府志舊縣東五里崱崱埠有石枕于海岸長五尺濶三尺宋嘉定九年天雷大雨龍

降其地爪痕在石如鑿有泉水在石湧出旋為潭鄉人入遊充旱於此祈禱雨澤焉

烏鰩 南越志烏鰩魚通身黑長二丈又有蝦鰩長五丈其尾似蝦

黃魚 府志每年九月化鳩乃黃魚也出水集巖樹人網之輒獲又羊肝魚形斑頭大尾有星老

則化蛇

颶風 府志永樂元年颶風大作潮壞海堤泛溢至城死傷殆眾正德十一年賊劫遂溪縣并虜

官民是年颶作海溢至城盡傷禾稼民告災滅征嘉靖二十一年九月颶風大作壞田廬次年告饑

發賑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颶風大作雷火炎飛雨中洪潮翻簸城民渰歿者萬計岸堤崩塌

大傷廬舍田畜

變異 府志嘉靖三年地震十五年七月星度竄度二十年九月雨色綠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

雨雹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夕有星大如斗首綠尾頰自北流入南熒然有聲八月初八夕月上

弦傍下弦三十五年五月雷起震死白沙村一家三人又震一婦復甦胸前有五爪紋是月方家村

地震長計三十丈

有年 府志成化甲辰大有年

無珠 府志正德五年守珠池太監牛榮激變地方

監趙蘭激變地方嘉靖元年御史陳實奏革雷州

守珠池太監不果後十年提督都御史林富始奏

異鳥 府志嘉靖四年徐開那追嶺五色異鳥

見龍 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四月龍見其一見于南

會坊 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四月龍見其一見于南

博徒 府志嘉靖十九年秋城東博徒王烏彭象白

逮其妻子七命文順得 桂芳與文順博於其家嗔怒其勝乘醉殺之

乳子 府志嘉靖三十一年城 甦訟於官各正典刑 南有婦乳子四月四耳

瓊州府

極外 交廣二州記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外吳

海中 長慶錄瓊州在南荒大海中居廣袤千里海

昆邪 地里志瓊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

王居 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為石所吞啗居傑三引

刀不 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為昆邪天神

隱此 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浸

環攻 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

邪神 須臾蜂蠆彌空肆毒行螫群盜奔潰民賴以

安蓋 神其祐也 海槎餘徒桂海虞衡志云黎母之顛雖生黎

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拔但覺水泉其美絕異爾初
聞其言近聞之熟黎者曰村代生一壽婦主諸岐
已嘗至山下有淵泉極其旁有果殼鳥羽盡中原
所有者余方知石湖之言或有據也乃生黎黎中
荒昧不服王化
者岐當作隨

朱崖翠鳥

元怪錄袁誇郎者陳未崖太守洪子也
年二十別處一院頗能言常野見翠鳥

命羅得之袁甚好玩忽失所在方詠詩顧見雙環
婢子止在其左曰袁郎此篇甚為佳妙然未知我
封郎能押劇韻袁曰汝是誰家青衣乃得至此且
汝封郎可屈致之乎婢子曰翡翠化身遊行為郎
羅得封郎去此不遠但其主人之禮少頃即至袁
乃命酒具茶器未移時而封生已在門外遂延入
自稱封衡字平仲溫雅爽邁博論子史賓主相得
袁曰足下高居當垂見論封生口來日奉邀然非
僕本居贅于邨耶爾再三殷勤而別明日辰後小
童送書袁郎策馬從之行可十里賓館弘敞有四

人出宅皆王氏昆弟也設酒珍羞萬品女娃十餘
人絲竹盈作日晚王氏昆弟醉寢封生曰拙室有
姨美淑善音請君思之袁曰但恐龍門下難為魚
耳封生因入白即出曰允矣明日吉辰便為迺日
袁大悅明日王氏昆弟陳設茵榻帳帷赫然眩目
袁入有青氏持牋催粧後篇詠甚多而不悉記惟
憶詠花扇詩云圓扇畫方新金花照席茵那言燈
下見更值月中人妻姝麗絕國及後斑坐桐陰封
生鼓瑟顧謂曰姨夫豈無一言相贈袁即賦詩曰
寶匣開玉琴高梧消煩暑商絃一以發白雲飄然
舉何必蒼梧東激懷怨湘浦相與恣情遂無歸思
忽覺妻色慘然又飭行裝問封生曰丈人晉侍
中王濟也久為陰道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衡當
隨行若足下以賢尊在此不能俱往則當從此有
終天之別其妻亦嗚咽涕流遂聞外人呼聲走出
迴顧已蒼然不復見一物太守求不得已近一年
及歸數月猶惆恍往往奔至前所別
無所見復涕泣而還終歲乃如故

龍宮白牛

府志龍宮潭在縣南七十里保義西隅都新安江中舊傳國初有一白牛時歿潭中必倦喘而出其主異之乃置刀于角後復見一蛟傷而浮起乃知與蛟聞也至今風雨忽有龍出歿旱魃鄉人往禱多驗

深潭泥人

舊志定安縣後深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拆一頭江水為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實羅昌作今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東湖銀器

府志東湖在縣東一十五里博茂都故人建廟於側其中有銀器人欲假則具楮疏香酒告廟少頃器浮出如數用畢復還人以爲嘗後有錫器易還竟日不沉其人自駭以舊物還之乃沉自是不復出宋末鄉之老者循然目擊其事又元

時天旱潭中一物如柱直豎高十餘丈須臾而倒其聲撼動不二日大雨後遇旱郡縣即取水以禱

今則淺矣

徑寸珠

府志史云崖州常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心上心疑焉召伯醜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其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束疋

錦臂條

青鎖元豐中李廷臣官于瓊筦有一彝人獻錦臂條上織成一聯云恩袍藍色動仙籍桂香浮乃仁廟賜進士及第人詩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爲珍寶

龜冠

詩話坡在儋耳葛延之自江陰往見常以親製龜冠爲獻坡愛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螻耳孫勅其製

今君此去寧復來
欲慰相思時整頓

螺杯 海槎餘錄鸚鵡杯卽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
淡青色身白色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

金箱飾凡頭頸足翅俱
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拍板帖 簷曝偶談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
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

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割奇逸如欲飛動魯
直作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

滿庭霜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
惠州左矣蓋自惠移昌化時也

茶盃詩 東坡移廉州以茶盃惠許君瑤且囑口無
以爲清風明月之贈孟卿見意耳後爲折

樞密所得有詩謝許云東坡遺物來歸我兩手摩
娑思不窮舉取吾家阿堵物愧無青玉案酌公

銅鼓 府志永樂中萬州土官王惠起黎兵挖引多
輝溪水得一鼓長三尺面闊五尺凸二寸許

沿邊皆蝌蚪各街線抵臍東腰麥尾若今之杖鼓
擊之聲如鵝鸛聞數十里凡鼓形聲未有如其怪

遠者頃文昌人挖得一銅鏡長筒匾腹麥
底響亦七八十里其聲雄震而拽餘如霆

金硯 府志桐鄉先生官臨江時曾承遺往湖廣採
宮殿木舟過鄱陽有硯隨舟而浮撈得之磨

而耀金兩片背銘曰誰割紫雲落我書几其夾津
津中含霖雨曷發其藏蒼生之喜後有名僧告曰

此乃陶五柳物也聞每數十年雖必一見然不可
鉤致今以子問學故付之耳桐鄉特置盒藏之每

私戒諭子孫以爲世
近聞爲他人所得之

韋執誼 唐書韋執誼爲郎掌諸職方觀圖至嶺南
輒瞑目令左右令撒去及爲相所坐堂有

圖不就省旣易句試觀之崖
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貶死

李德裕 太平廣記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
常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萬里

南去曰南去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詢其事對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此都常夢行晉山見山上盡日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常試此夢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遺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虜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類聚詩話交吐有鬼門關其南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竟沒於荒裔晁以道云白樂天長慶集後載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粗俗似幸其禍敗者余故疑非樂天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屠某作也樂城遺言李德

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例祀廟

海槎餘錄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

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于河馬忽覩水

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爲神守瓊時彼中以例祀祀畢父老起告曰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

守至亦以例祀衆咸驚報曰祀器無故自裂於案任內當不吉后歲餘守卒神明有此不亦驗乎哉

鬼哭灘

海槎餘錄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

必遠避而行一墮卽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流中未有能脫者番舶久慣自

能避雖風汛亦無虞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爲羣來趨舟人

以米飯頻頻投之則止未聞有害人者也

盧多遜

類聚竇儀言於諸弟張洸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亦不詣崖州吾門可保矣

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常有憾於會又喜其進遂攻會之短出鎮河陽會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會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四六話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表衰氣亦可哀矣

李崇矩

石林燕語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罷免歸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皆并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衛仗司而卒猶贈太尉

丁謂

談圃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敗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物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王之功多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謂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污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類聚丁謂謫崖州常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戶為大矣聞者絕倒類聚丁謂途中盛暑詩山木無陰驛路長海風吹透蕉裳渴思西漢今莖露困憶南朝石步廊江綸竿輪散誕林間冠鵬負清涼下程欲選披襟處滿眼楮桐兼佛桑四六話丁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

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
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
鴻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方萬里
歲律一周傷禽無振作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
亦哀之

胡銓

容齋隨筆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

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為笑然
猶未至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有牙
校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能已
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
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
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
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
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常邀致
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絀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
貪謹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

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
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
上下之名分此人固無狀要之為一州王所謂邦
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
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
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
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
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
興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

趙鼎

府志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歸帳餘生

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之不移秦檜見之
曰此老屈強猶昔越明年三月於一德格天閣言
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降朝旨趙鼎李光
遇赦永不檢舉具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尚書省後
鼎不食而死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李胡北歸
矣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無敢寄聲時張
淵道為廣西帥遣書持藥及酒麪為饋忠簡公答

書今存張氏陸游曰趙忠簡謫朱崖臨終自書銘
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嗚呼可
不謂偉人乎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汪應民爲文
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危難之時一斥南荒
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
於歸骨吏村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

李光

會稽志李壯簡諱光作詩極清可愛偶嘗見
越州雙鴈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

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
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爲中司所擊命下送
藤州安置差密院使臣伴送光戲贈之云日日孤
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扳重見蔡明遠贖
罪難逢郭子儀南度每憂鴛共墮北轅應許鴈相
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
深意蘇堅云趙丞相忠簡貶朱崖桂林帥遣使臣
往致酒米之饋自雷州浮海而越三日方張帆早
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互相逐而下
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

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
披髮持刃出蓬背立割其股一作舌出血滴水
戒使臣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
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蓋巨輜也平生未嘗觀所
謂旗者輜脊耳所謂吞舟魚何足道使是魚與吾
舟相值在數里之間身一展轉則已淪溺於鯨波
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輜北上相望兩時
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千里有餘莊子賜鵬
之說非偶然也此說
張子思得之使臣云

木飲

酉陽雜俎朱崖境內有一島居民甚衆地無
井泉海水特鹹取草木汁飲之故號木飲州

巢居

廣志云朱崖人皆巢居朱崖傳曰男女皆椎
紛或被髮徒跣紛音髻今黎俗住木欄是也

鏤身繡面

雜俎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
今南中繡面老子蓋離題之遺俗也

儋耳鏤頰

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定越爲儋耳郡張
晏注儋耳人民鏤其頰及上連具匡爲

數支狀似雞
賜累累下垂

寶母

原化記魏生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日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海邊置石其上得美珠

木威

酉陽雜俎珠崖橄欖獨報枝
東向日木威南向曰橄欖

祝雞翁

六帖李德裕到崖州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

舍今且作
祝雞翁

攝衛事

嶺南異物志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閔其羈旅乃舉前件官在朝廷頗諳公事幸

期佐理勿憚
賢請參攝衛事

海島無恙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語將去懷中取藥兩帖如

蓮葉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京師為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藥

鶴山近訊

鶴山集答潘瓊州子順以南安自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西為賊所據

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殺其人妨耕奪財生禍繼之者縱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以今諸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攸屆也此得之江西近訊者若此

李孟博

會稽志李孟博莊簡光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及第莊簡南遷隨侍

至貶所遂卒於瓊州未卒數月前忽夢至一處諸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日雷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於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真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王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元明宗

菽園雜記皇宋第十六龍元朝降封瀛國
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

醜伸手扒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
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
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
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
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時年
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
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
嗟趙氏何其隆右詩不知何人作嘗聞節之謂
過適過廷器指揮談及之為畧考諸史冊所
史所記并附此詩於此以俟知者史云元順
脫懼帖睦爾明宗長子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明
宗為周王居朔北過其地納之生帝常被讒於
宗移居廣西十三歲迎歸即位初文宗在上都時
將立子為太子乃以順帝乳母之夫言明宗在日
素謂太子非其子因黜之江南而召集使書詔播
告中外時省臺臣皆不敢斥言唯諷集使速去文

宗與幼君相繼崩大臣將立帝召諸老臣赴上都
議事集亦在列焉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矣
集乃謝病歸臨川帝既立侍臣有以舊詔為言者
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後至元二年二
月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為真裕徽聖后至八年十
一月集卒年七十二錢塘瞿宗吉詩詔云虞伯生
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天曆至順間文治燦
然可觀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窺海南詔書
有曰文宗在此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
宗晏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
廟斥去文宗神主命四方毀棄舊詔時伯生在江
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
嫉之者為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
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
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
釋兩目由是喪明不復能楷書矣
紡塲 府志王直洪武末隨父太守郡學齋性雖端
重而好游賞民有張思惠者以染作馴其術

直喜其朴野每登臨必與之時郡俗村落鹽蛋小
民家婦女多於月明中聚紡與男子歌答為戲凡
龍岐二水大英白沙海田諸處俱有之號曰紡塲
直為思惠所導亦遍遊觀因作紡塲賦後直既顯
思惠以解役見直於京師相與作郡東語地黎之
談連夜不息詢及塲女舊事兩相於邑發嘆後思
惠歸述其事曾雙溪於天順末寄丘深庵詩亦詠
此事蓋其俗雖經革於正統程守瑩然其餘韻猶
存至於成化
之中始無矣

謹座

府志林桐字茂村南橋人有襟度然遇酒卽
狂飲大醉後或著篔簹效占牛驚鼻囚諸飲或
舞蝦蟇鸛鷓漁唱巫歌懽座不休一日乘醉坐王
處士瓚宅見所頓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讐也平
生恨見之何為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
後以上舍生除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
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口休避休避請看新掛教
範士皆驚訝後直不飲時斂襟危坐議論英發且

持廉仗義始知重之丘深庵常譬之為水秋則漫
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則成川為淵供飲利漑

世事一春夢

府志春夢婆家居儋城東年七十餘
常負大瓢行田野問口歌哨遍方饑
食遇蘇文忠公曰世事何如婆答曰世事只如春
夢耳公復曰何如婆曰翰貴一場春夢耳公曰然
因號為春夢婆公有詩曰投梳
喜有東隣女換扇還逢春夢婆

萬里一歸人

府志祭庸衛倭戎事也永樂中年二
十餘於萬全獨洲洋為賊所俘後至
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為浮屠父之乘間泣言母老
在堂僧惻言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名萬里
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
庸年已七十餘矣鄉里莫不嘆異

雞窠小兒

瓊州人宋錢易洞微志云李員為承旨
太平興國中奉使過海至瓊逢一翁自
稱楊遊舉年八十邀員見其父叔連年一百二十
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梁卜雞窠中小兒出頭下

視宋卿曰此乃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朔望子孫列拜而已

白雲片鶴

府志金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宣和初游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

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有重名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黃道婆

輟耕錄閩廣多種木絲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江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

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綿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元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倣造捍杼方織之具至於錯紗醜色綜綫絮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悅其上折枝團鳳棊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歲既就暇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爰為立祠歲時享之越

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為創建道婆之名者是以日漸泯滅而其名無聞矣

玳瑁片

梅槎餘錄玳瑁產於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一二以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鱉背負十

二葉有文藻即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老大則其皮薄不堪用耳

第公帖

賔退錄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

情所棄雖為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叩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發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嗚然徃徃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若饑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司戶叅軍崖州同正李德裕狀侍即十九弟案德裕以大申二年

十月自潮州可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十餘月耳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踵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讐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信訪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祕閣今勒石下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光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檜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為廣西師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麪為餽公嘗答書云鼎之為已為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若厄之狀畧與衛公同

東坡文

朱子語錄東坡晚年文雄健不衰然亦疏魯問峻靈王廟碑無見識伏波廟記亦無

意思伏波當年踪跡在廣西不在彼記中全無發明先生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二碑筆健

鬼物辯

府志王桐卿云國初時海上有煉形者自焚其身土人肖像事之有東王南天北天

之號俱謂之佛北天舊有木像在臨高居洋山庵中成化初適有神物來憑其像事甚奇異土人王聰子達事之度每欲神降即置像竹輿中令二人手昇以板布灰神至用輿脚書詩詞甚有音響又組織書史中語為四六句對偶亦精緻其諸陰陽術數書皆能通之與專門術士無異凡來問休咎者絕不及時事但因人規益不啻良師友感化者甚眾聰嘗與其弟勝失友愛者數年感之兄弟如初鄉之人士好事者愛其詩詞亦爭肖像而事之未暮年殆遍闔郡咸曰此北天佛云亡而覆回也辯之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造化萬物孰有向於有而不歸於無者蓋氣聚而來氣散而往常理也反是焉必有不得其常者矣記曰眾生必死死必歸土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至其所謂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熏蒿悽愴者不過狀之神氣之著未得能造人言語肆胸臆於冥冥之中如此者惟不倚木石附人身為妖孽怪異如春秋時鄭伯有之

爲厲晉世子申生之討彘吾及其神降於莘有聲
與人接石言於晉魏掄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有鬼
神憑焉又若漢武時長陵女子以乳死聞其言不
見其人時去時來則有風肅然謂之神君見於史
傳暨稗官者甚多此特有鬼神來
附朽像而假托比天佛以感人耳

塑像論

菽園雜記閣老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
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
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
但先聖坐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庵
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
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
者且爲倣文翁像爲小土偶以來觀此則
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以來已有之矣

六眸龜

宋史萬安州宋太宗時常獻六眸龜今萬
州也然欽江實產之張世南游宦純聞東
坡謁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陽
盤黍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
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開聽取龜兒口號
看他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寓
言以諷呂未暇等閱質究偶因見嶺海雜記有載
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班紋金黃花園
長中黑與真目並排皆正不偏
子細辨認方知爲非真目也

番車魚

海槎餘錄玠秋晚巡行昌化屬邑儂海洋
煙水騰沸競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
各頭下尾上決起煙波中約長數丈離而復合數
四每一跳躍聲震里許玠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
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
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臼者乃其脊骨也

補錦谷

舊志蔡氏二女瓊山人父克憲疊山仁政
翼千戶長曰九娘喪父越三十不嫁元亂
繞父兵保境東寇陳子瑚陷郡聞其智而有色欲
取之九娘逃入補錦巖被熏死舊傳子瑚至設酒

迎之子珣醉乘間逃補錦谷子珣醒賦詩云一笑
花前醉似泥綺筵歡劇不開雞馬蹄到此空歸去
不是花迷是酒迷惆悵而歸九娘死巖中谷名與
熏死皆不同一說避本部都帥陳乾富其妹嫁遵
都王和宅寡子珣主簿丘
田欲褫之不屈自縊而死

金創醫

濯纓亭筆記瓊山唐絹成化己丑進士爲
江陰令廉而恕時特越法有所縱舍御史

怒其專擅劾爲故出罪當謫戍絹無以自明奮怒
引刀自刎而不殊時武進合熊紳絹同年進士也
聞之亟令善治金創者往視之醫云可縫合其傷
處而傳以藥踰時日少瞬則生否則不可爲矣已
而目瞬果不死獅復令人代絹詣闕訟冤章下南
京都察院辨之事白絹得復官常怪喉管脆薄安
能勝縫紉線久必敗何以能照屬醫云用藥煮過
桑皮絲柔韌不斷以繡鍼引而縫之與肉相入乃
施藥則自不潰敗故自愈也唐史安金藏剖心以
明皇嗣之不及五臟皆出血流破地武后使醫內

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
始甦則醫之治法自古已然矣

白花異牛

府志一陽和尚俗姓何洪武間遊食至
文昌邁特韓岍驛宰家岍厚遇之一陽

病岍救療備至後於七月十五夜死岍具棺以葬
于西坡地隣里以岍注意於方外士皆哂之岍日
費錢七百八十文耳不足惜也明年是夜岍夢一
陽披黃衣立牛欄中以二手作上下指狀早視欄
中牛生一犢毛作白花文若袈裟然心竊識之後
犢出角一立一垂如所指狀岍以爲一陽後身無
疑遂令僮善莠之惜不教耕作鞍跨之走勝馬一
日岍乘行海邊遇倭賊追逐驚謂牛日爾一陽耶
當濟此難牛走異常得脫後爲焚艘謝家竊殺岍
緝獲賊謝曰吾分食此牛者十三人人願辦錢六
十文以償公長者幸無聞官岍私計錢適合前葬
費之數大爲嗟悼而寢其事因終身與子孫戒至
今勿食
牛肉云

金絲鸚鵡

海槎餘錄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大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人內載有金絲鸚鵡

墨女金條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

方畏避相率欲飄海至其事莫之為謀客適抵郡咸來問計客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

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崖州

北夢瑣言新繁縣東湖德裕為宰日所鑿夜夢一父老曰吾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

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掘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

崖州果應九七之讖

聽馬蹄

駭聞錄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謂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叅相月中必召

拜相果如其言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來京師俾聽馬蹄聲曰有西行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

公克山陵使故有是說或密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繼貶崖州

類螺石

海槎餘錄石相思子生於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馬大比豆粒好事者藏之篋

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亦一奇物也

鐵襪

孫公談圃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故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

時吳蒙為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為掩殺蒙

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千星造兩銚贖之戎得銚甚喜

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窠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

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曾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卒以鐵底為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

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瓊人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

親見蒙說如此

藤弦

虞衡志海南黎人用長梢木弓以藤為弦箭

射不遠三四丈然中者必死刀長不過一二尺靶乃三四寸織細藤束之靶端插白角片尺許如鴉

鴉尾以為飾

梁飛

府志唐貞觀初析崖州地立瓊州于麻奴都一昔大江之濱城垣治址俱具廨宇初豎一

夕梁飛失向後覓得之於今城遂因定州治今衛基是

神應

府志縣北十里白沙津商舟所聚處也然淺窄不通大舟每夏秋颶發多風濤之虞宋至

熙寧中莞帥王光祖以來累欲穿港而未能至淳祐戊申颶風大作夜忽至衝成港人以為神因名

曰神應港

鑼鼓聲

府志唐時有尹文昌鄧姓者攜家眷三六口至何恭宿於路是夜風雨交作舉家

不見於此旦暮常聞鑼鼓之聲

折副產

弘治十五年那邕都國子生張鈺妻馮氏既妊將彌月忽腹下側腫奮如刀背狀未

幾折副產媿從出今子雲龍塊然在

潭魚成水

府志鯉魚潭在澄邁縣南三十里林表村深碧中有異魚如鯉身首稍圓不下

千百數以飯投之始則如掌大者羣食再投則盈尺或二三尺者出食人不敢取水雖漫魚不離所

間有隨水出者人獲而剖之血流滿地烹之成水禱雨隨應上有聖母祠

石龜踏承

府志崖州北五里北廂豺狼村嶺下有石狀如龜長尋濶二尺初在遷拖村前

水邊夜每出踏傷田承人厭之乃走此尋踪獲之折其一足跡今存

颶作府志天順二年十六夜颶風大發飛瓦倒屋傷人牛馬立不安足人行不能舉步聲響如

雷晝夜不息正德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東北大風猛疾凡瓊山界溝澗田沼水俱飛捲西南南渭田

水約深三尺飄溢坡岸東北乾約四十餘丈魚蝦唯積人弗勝拾之嘉靖甲申樂會萬州颶風大作

雨落如注震蕩彌空屋瓦皆飛居民廬舍十去其八林樹合抱折之駕出數丈地人亦為覆墻所壓

或風遞落河海死牛馬豕鹿溺死無計海舟飄平陸一二里許浮苴棲于木末父老駭之以為從古

未之有也壬寅九月十四日瓊山颶風猛甚公署民房地壞草木摧折殆盡是歲大饑癸卯颶風如

期面作歲又告饑

天鼓鳴縣志嘉靖五年十月十五夜澄邁天鼓自北方鳴至西南方止

產異府志正德二年會同舊縣後陳奎家僕陳貴妻胎乳一男二女有大烏蛇盤男搖籃中母

不敢近失乳後擊蛇死男隨亡嘉靖七年瓊山氏楊姓者生一子體髮純白如雪雙睛似猫年

餘斃十三年城東民家有牝猪忽生一子其形類象

鴈集府志正統七年八月辛丑鴈集郡學洿池丘瀆記畧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

陽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

有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

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如之

龍起嘉靖十七年七月朔日會同裏洞村前忽見田中風號木噴煙騰聲旋轉轟烈疾如飛電

土有飛蛭萬千鄉中老幼過客觀者以萬計初疑為鬼風俄而過山嘴田禾草木林葉如故復下田

溪聲勢愈烈飛草颺泥散亂滿空少頃雷聲微吼與勢交振陰雲西下鬣鬣下際未幾而化田中寂

雜記

然仰目視之微見半身及尾數丈翱翔於空中始知其為龍起云因改裏洞村為起龍村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東潭一物隆起噴水自蔽在田者熟視見其首尾鱗角屢起屢踏盤旋久之後有一龍自潭口逆而上垂尾相曳以升偃木覆舟不可勝紀

遇巨鯨 月出叢談梧州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乃往瓊之路當二月之交海鯨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土人占知之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鯨浮水面眼未啟身赤

色隨波蕩漾而來即用舢舨裝載藤絲索如臂大者每三人守一莖其杪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遡流而往遇則金舉鎗中其身縱索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以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掉船壺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縶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忍鎗稍輕樣隨波而至漸登此處潮落涸置沙灘不能舉家分鬻其肉作煎油用向記桂林使自雷州浮海往瓊所遇節此物也

禁訛言 五行志慶元六年十月瓊州訛言妖星流墮民郭七家聲如雷通判曾丰暨瓊山縣

令移文驚擾後皆坐紉

慶雲 府志正德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申時慶雲見于郡西初輪困上下互結須臾升合有黑

雲蓋其上白氣射之亘天嘉靖十五年六月瓊山慶雲五彩見於城之西南光彩映地

雨雪 府志正德丙寅冬萬州雨雪時舉人王世亨歌撒鹽飛絮隨風度紛紛著樹應無數嚴威

寒透黑貂裘霎時白遍東山路老人終日看不足盡道天家雨珠玉世間忽見為祥瑞斯言非誕還

非俗越中自古原無雪萬州更在天崖絕巖花開發四時春葛衫穿過三冬月昨夜家家人索衣櫛

椰落盡山頭枝小兒向火

坐百年此事真稀奇 府志成化丙午丁未間文昌縣東文峰下野蠶成繭舉人韓儉賦畧形賦熒然具叢點之

廣東通志卷之三十一 雜記

光殼脫爛然備五色之章食葉有類乎莢桑不假乎取伐斧折附枝有類乎筐植不待乎曲簿更張蛻形成繭累遽連房多終以十少奇而三練分稱效曰紫曰黃紅就卷束可以衣可以裳

濠清 府志正德六年郡城西濠清數月

霾黑 府志正德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早天大雨霾黑不見人面經寅卯二時

獲異獸 縣志嘉靖十四年臨高有獸如豕黑色花文自黎山出演武場鄉人逐至東門獲之

識者以為黎叛之兆果然於後

落彩虹 續志嘉靖七年萬州白氣如虹自西直入天河凡十夜方釋十四年四月瓊山虹落

王儼唐翺舉人岑英家皆在城西雖不同日綠光耀無異其起止僅覆屋非若常虹亘天

而散

火災 府志成化十五年回祿為殃連月自郡東門災延府獄各街巷不時燒發

霪雨 府志成化二年秋七月定安霪雨正德十五年霪雨連月九月十九夜洪水非常漲溢數

日乃消自瓊臨澄定數縣房屋畜俱為漂蕩人溺死者幾千一城公宇民居垣墻為積雨霪傾殆盡

淨覓治鏹經年坊未及者嘉靖七年會同霪雨連月傷禾蠲民租稅十之四八年六月臨高大雨泛

漲傷禾漂民居九年秋萬州霪雨十一年八月定安大雨損傷田禾壞公私房屋垣墻幾盡十九年

八月會同霪雨浹旬為勞死者數百人有司以聞當路出庫金六百餘兩賑濟二十一年十月四日

樂會大雨逾旬海嘯若雷洪漲入邑門者再民依丘陵以居海口衝射南徙深五丈餘失舊險隘

冬月荔華 州志嘉靖五年冬月萬州荔枝大榦吐花

雨雹 縣志嘉靖四年二月樂會大雨雹漫地大者如彈九十九年八月臨高大雨雹漫地小者

如彈丸大者如春白
壓死人畜不計其數

旱蝗 縣志成化五年夏四月定安大饑斗米百五
十錢嘉靖五年至七年會同大旱民多死亡

知縣漆魯請於當路減租一半八年春萬州旱
九年春夏秋蝗二十年臨高大旱蝗民有餓莩

端硯石 臨高志蘇軾與弟轍相別渡海既登舟謂
日豈所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及謫

儋寓臨高銘其端石硯曰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
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

惟以 觀德

石轉 縣志嘉靖二十一年西黎南鼓嶺有大石自
嶺巔旋轉徐徐移下有雲從之其聲隱隱如

雷二十九年年會同白石嶺
巨石墮民田踞十餘丈

蟬疊 北戶錄儋州出紅蟬大小殼上多作十
二點深黧脂色其殼與虎蟬堪作疊字

蟻封 月出叢談海南人取沉香束茄南旋風諸香
每數人合夥裹半月乾炒相與深入山中求

之或一二日即得之或半月不得徒手歸者亦有
命也有香之處即有蟻封高二三尺隨挖之則其

下必有異香大抵沉香為多亦有深入龜人境內
中州水晶皆為玩好彼處五指山傍滿山皆是望

之如雪而光彩過之人取以為假
山有高至丈餘者亦不足異也

青山畱人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登崖州城獨上高
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

畱人住百匝千遭遠邠城德裕作相時為寒峻開
路及南遷有人作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

望李 崖州

紅龜占雨 府志石在文昌縣北五十里南溪都中
有紅白二龜禱旱紅出則雨白出則否

布袋受苦 府志撒油至治泰定間以從潛邸及廉
訪兩至瓊最喜修造藁林見海南僧皆

有家意甚不憚常日何物蠻菩薩無一人天花不着身也至今習俗猶然近後法司柳號示衆彼慧者日上蠻亦有清淨身禁結習未盡累皮布袋受此苦聞者大笑

木石怪

府志事理亦有不可盡窮者成化丁未遷府治採鐵刀木於永安截一大者為柱中

特空竅藏一活鱉建江有一石羣匠度取階礫中藏一小竅忽擊烈而焰耀如電匠皆暈仆又雷破

一大竹節中有跡蜿蜒如蛇狀是無須而生者必怪毒郡境多椰樹雖絕枝無陰然以株高葉叢多

蓄蛇蟲精毒故歲數招震擊

水怪墜

府志郡城北濠水深碧時噴撥有一物在中成化初一夕乘風雨而騰墜於文昌抱

虎海岸郡使人繪真形似蒲牢而非蒲牢四足拳肉無指爪圓頭巨尾鱗仰貯水擊之喊聲牟然如

牛今濠於起處遂淤淺

神符

續志嘉靖庚戌文昌縣東莞客人李希易妖術飛書稱為神符誘瓊山愚民蒙瘴據鏹

頭嶺構賊黨買造兵器私設官職聲言海上有大船相迎欲抵本縣從清瀾港渡海以圖大事瓊山

巡捕官率兵往勘逗逼不敢逼人心惶惶皆欲匿山航海以避其鋒或有信感神符而為之響應者

時縣丞林岳訓導林士奇督合民兵多方備禦既而希易被誘至欲潛往清瀾買兵器值縣募民李

文遐率鄉兵數十人把截要害於是遂執希易送縣許出妖幻真情械治解府其餘黨遂平

積善餘慶

府志先儒論之已詳今徵之瓊鄉有二如唐英之賑饑丘會之掩骨及王惠言

楊升薛彥祥陰德有後之論無驗後英子舟孫亮相繼貴顯會之孫濬彥祥孫遠皆位極人臣鄉人

若驗天道於三氏亦可以為勸矣

衣冠勝事

府志廣於天下為遠藩仕藉華秩已少况瓊於廣又為遠郡成化二年秋進薛

遠為戶部尚書邢宥為都御史丘濬為翰林學士
皆在一月恐雖天下望郡亦稀海外衣冠勝事真
奇逢也

金貞婦

瓊臺類稿貞婦姓耿氏歸金用和未三閱
月用和以事渡河暴風卒起同舟皆溺報
者謂已死貞婦亟入室以首飾服器管鑰之類盡
付夫妹閉門自縊已而夫歸而貞婦氣絕適名醫
徐公美聞哭聲入視之心尚微溫依法救之良久
始甦德性姿容工巧賢慧為瓊婦女冠間與用和
談論古今援引皆有証據用和或不知也及用和
罹奇禍往會府貞婦避難于民間為彼所得將昇
入城貞婦曰昔王凝之妻為逆旅主人所持即斷
其臂而吾以目視惡人可乎不如死之為愈也即
瞑日不食者數日彼懼乃昇還其家氣已垂絕矣
開目謂夫妹曰吾分死矣汝可語汝兄善視兒女
言罷而卒

睡草

述異記出海南見之則令人
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箴

海鱧

海語長者亘百餘里牡蠣聚族其背曠歲
積崇十許丈鱧負以遊鱧背平水即牡蠣時

帆水面如山矣船猝遇之如當其首輒震以鉞砲
鱧驚徐徐而沒猶漩渦數里猶顛頓久之乃定人
始有更生之賀

鰻鱺

鰻鱺大者身徑如磨盤長丈六七尺鎗嘴鋸
齒遇人輒鬪數十為隊常隨盛潮陵山而草

食所經之路漸如溝澗夜則鹹涎發光船人以是
知鰻鱺所集也燃灰厚布所開路遇灰體澁不可
竄移時乃困船人恣殺之
其皮厚近一寸其肉殊美

印魚

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中折如
解顛之嬰頤後垂皮方徑三寸許若道巾之

披餘然尚有黑文儼如篆籀
島彝間有獲者必珍藏之

河豚

河豚出於江河者皆不盈尺海中大者如豕服雜紅黃文彩可玩常魚率順水而遊此則

旋迴戲躍噴沫之聲烏鳥如訓狐船人聞其聲知其下有河豚也以小繩繫叉鏢擲而獲之有重數

十觔者

海和尚

海和尚人首鱉身足差長而無甲舟行遇者率虞不利弘治初吾廣督學大僉淮陽

韋彥質先生將視學瓊州陸至徐聞方登海舟此物升蠲首而躡舉舟皆泣謂有魚腹之憂議將禳

之先生方嚴人不敢白也詰旦抵瓊留十許日試事畢泛海而還若履平地後遷福建憲副考終于

家語曰妖不勝德

海神

風柔浪恬島嶼晴媚倏然紅旗整整擁浪而馳迅若微電火長即焚香長跪率眾而拜曰

此海神遊也整整紅旗者夜火隊也遇之者則吉矣

鬼船

海船相遇火長必舉火以相物色日影側掠浪衝突此舉大而彼不應者知鬼

船也巫乃被髮擲米拋紙而壓之

海外諸國

青丘

海內十洲記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

川及多一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其液王英靡所不

有又有風山山恒震聲有紫府宮天真仙女遊於此地洪武初長洲高啟因號青丘生

篋笏

韻書四豪笏字下注云篋笏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

譜云可挫瓜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頰

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東廣新洲有此此種製或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

漿潰之過信宿則濕復初字又作
濫勒東坡詩倦看濫勒暗蠻村

蛟綃紗 述異記出南海諸番泉先潛織一名龍紗
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泉先者蛟

人也亦曰泉客南海有龍絹宮
泉先織絹之處絹有白如霜者

珊瑚宮 述異記南海有珊瑚市海先布珊瑚樹碧
色生海底一株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

六尺至小者尺餘蛟人云海上有珊
瑚宮元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瑞珊瑚

女珊瑚 述異記漢光武時南海所獻帝命植於殿
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

樹死咸以為漢
室將亡之徵云

炎州 述異記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
色太如狸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然鐵錘

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莖
滿塞鼻即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火山 述異記在廣南大海中四月生火十二月火
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生草木葉

落如中國寒候也取此木以為薪
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

日南名香 述異記日南有千畝林名香出其中
境內有香車乃商人貿易諸香處

杏園 述異記在南海中洲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種
杏處漢時常有人舟行遇風泊此五六日食

杏故免死云其
洲中別有冬杏

馬頭國 潮人有取外國被風飄出大洋莫知其處
至一國有人浣器水濱皆馬頭舟人以篙

刺之奔回招其類羣至商乃
移舟遠避十數日始抵浙江

狃 海語狃人屬出於暹羅之嶠嶠短小精悍圓目
而黃睛性絕專慤不識金帛木食如猿猴古樾

蒙密者率數十巢語伊嚶不可辨山居彝獠每詣
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鯁飲以

漓酒卽躍然喜似謂得所主者舉族受役至死不避雖歷世不更他姓稍近烟火淚目卽死

象 嗜稼凡引類於田必次畝而食不亂躁也未旬卽數頃盡矣島彝以孤豚縛籠中懸諸深樹孤

豚被縛嗥嗥不絕聲象聞而怖引類而遁

海犀 間出海上類野兕而額鼻有角與陸犀同所遊止處水爲分裂夜則淵面白光熒熒島彝

以是候之然罕無獲者舊說温嶠燃犀能照水中神怪莫容逃遁者卽此角也

海馬 色赤黃高者八九尺逸如飛龍山食而宅海蓋龍種也東南島彝老於泛海者聞一見云

昔人有得巨獸骨者以問沙門贊寧贊寧曰是爲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糟卽腐矣試之果

然前代緇流博雅如此

海驢 多出東海狀如驢舶估有得其皮者毛長二寸許睛則眊眊下垂陰則整絛整整也或以

制臥裊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魂數驚島彝詫其靈不敢出云

海狗 純黃形如狗大如猫常羣遊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沒海漁以技獲之蓋利其腎也醫工

以爲卽膾肺臍云

獐積 有白有黑有黃有狸狀酷類猫而大亦高足而結尾捕鼠捷於猫也諸國皆產惟暹邏者

良船估挾至廣州常猫見而避之豪富家每十金易一云

海鼠 大如豕重百觔目正赤然猶畏猫或獻於羹首畜之別囿若遇獐積而嚙其目則死焉

海雞 毛色如家雞惟雙足鱉類耳

海鶴 大者修項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餒魚鱗成化間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殺之復有以

頂貨者類淘河而銳喙

海鸚哥

黑喙綠羽足亦鰲也

海鷺

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茸壘乃曰海菜也島彝伺其秋去以修竿接鏟取而鷺之謂

之海鷺窩隨船至廣貴家宴品珍之

火雞山鳳

出滿刺加山谷大如鶴多紫赤色能食火土氣亦成煙燄子如鵝胎殼厚踰重

錢或斑或白鳥彝採為飲盞見者多珍奇之山鳳喙首如鶴頂足率七八尺翅翮過之能吞眾鳥敵

人而喙其腦若刀斧然其子大如椰甌

海龜

鷹首鷹吻大者方徑丈餘春夏之交遊耶於沙際島彝遇而捕之輒垂淚歔氣如人遭困

厄然或論之曰汝再垂淚歔氣當解汝縛龜便應聲潛然鳴若哀牛島彝昇至海濱釋之龜比入水

引頸三躍若感謝然

海蜘蛛

巨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山深谷伏也遊絲隘中牢若絙纜晨輝照耀光燄

炳炳虎豹麋鹿間觸其網蜘蛛益吐絲如縞霞纏糾卒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舶人欲焦蘇者

羣百十束炬而往遇絲輒燃紅遍山谷如設庭燎蜘蛛始潛或云取其皮為履可不航而涉云

猛火油

樹津出佛打泥國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燄愈熾蠻彝以制火器其

鋒甚裂帆檣樓櫓連延不止則雖魚鱉遇者無不焦爍

醪醪露

醪醪海國所產為盛出大西洋國者花如中州之牡丹蠻中遇天氣凄寒零露凝結

着他草木乃水漸木稼殊無香韻惟醪醪花上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其露焉彝女以澤體髮膩香

經月不滅國人貯以鉛甕行販他國

片腦

產暹邏諸國惟佛打泥國為上其樹高者三丈葉如槐而寸皮理類沙柳則其皮間

凝液也。好生窮谷，香味清烈。瑩潔可愛，是以謂之梅花片。

石蜜 凡海山巖穴野蜂窠，馮釀密無收採者，草間石罅，在七泛溢，拋露日久，必縮蛇虺之毒，倘

以為其而過食，必大霍亂而死。

伽南香 香品雜出海上，諸山蓋香木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木存者氣性皆溫，故為大螳所

穴，螳食石蜜歸而遺香中，歲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諸香惟此種不入藥，本草不錄。

辟珠 大者如指頂，次如菩提子，次如黍粟，質理堅重，如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

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毀矣。常附胎於椰子、檳榔、果穀之實之內，通謂之聖鐵。島彝以為奇寶。

蓬蓬奈 華言破肚子，蓋果實也。產於暹羅之峒，其皮自脫，圓滿如大李肉，潤膩如紅酥，甘美可饌，亦珍美云。

其皮自脫，圓滿如大李肉，潤膩如紅酥，甘美可饌，亦珍美云。

崑崙山 山在大佛靈南，凡七嶼，七港是謂七門。其山多兇犀野馬，巨膚異蛇，大木復平川沃壤，數百頃，椰樹駢生，墮實彌谷。冬爪延蔓，蒼藤寸實，長三四尺，大踰圍，麋腐若泥，淖然。船欲樵蘇，非百

人不敢，即往老估嘗鑿崖壁，識嶮以示防云。

分水 水在占城之外，羅海中，沙嶼隱隱如門，限延由馬鞍山抵舊港，東西注為諸番之路。天地設險，域華彝者也。由外羅歷大佛靈，以至崑崙山，自朔

至望潮，東旋而西，既望至晦，即西旋而東。此又海中潮汐之變也。惟老於操舟者，乃能察而慎之。

鐵板沙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憲廟遣給事中林榮軍民之在行者，千人，物貨太重，而火長又昧於經

路，次交趾之占壁，羅誤觸鐵板沙，船壞二使溺焉。

軍民死者一十九人。

軍民死者一十九人。

軍民死者一十九人。

魚

人魚長四尺許體髮牝牡人也昔有短鬣

微紅耳間出沙柄亦能媚人船行遇者必作

港適見婦人仰臥水際顛髮蓬短手足蠕動使者

識之謂左右曰此人魚也慎無傷

之令以楫扶置水中噀淚而逝

飛頭蠻

亦海山中鬼物也居處嗜好與人無別夜

則其首飛去願實穢物歸則身首屬而噉

之惟頰下微痕如紅線耳暹邏島彝有娶婦得此

者其夫惡之或教以俟其首去置其身于地以小

刀刺喉頸間頃之首歸不合宛轉而死彝僧云是

必素遺誓約鬼罰乃爾然予偶記小說云某人家

生一子自然無首則飛頭

者豈亦珍氣適然所鍾耶

蛇異

弘治間有船往販占城者船中二十人將即

裹鹽寤而異焉令同伴人負十餘觔至山麓石潭

深不可測二十人者分朋而攻將暮忽聞聲殷殷

如雷聲驚異草木伺之俄有巨蛇蜿蜒幾五步其

色正黑兩目如炬山巔奮迅而下沒于潭如雷者

乃觸石崩墮之聲也有蜈蚣長可七尺騰躍而逐

之漩澗跋跋尾端毒沫時時射潭內水色變如油

抵暮潭如火燄高尺許船人熟視乃自蜈蚣甲間

出夜分循山而去光燄燄燭山谷遲明下山觀之

蛇踉跄死潭間衆方驚喜曰裹鹽之夢實神貺也

乃以藤纜聯巨鐵鈎引蛇出平野剝其皮厚如黃

牛之革骨節中壘白醢其肉殆滿船腹衆乃輟薪

載蛇以回船島彝之船或過而見其皮問從何得

之為價幾何船之答曰五十金彝笑曰漢兒不識寶爾此

問肉價幾何曰若何急此島彝笑曰漢兒不識寶爾此

謂島彝曰其皮鞞鼓聲聞二十里此皮中七鼓一鼓

乃龍也其皮鞞鼓聲聞二十里此皮中七鼓一鼓

即償今值肉以為酢貨下國中不知又

幾倍矣船主懊恨自謂其不善賈也

石妖

出岷岷山昔漳人有販船者偕伴數十薪于

山中崖間石壁可鑑漳人袒負立俄有婦

從石隙出姿態殊麗殊非蠻島所有人與語媚
之迷惑忘返逐仇儷焉婦日獻草木實殊形異色
味皆茸脆遂已飢渴乃導漳人葺茅以居繞舍蒔
美竹踰時即長林鬱鬱無復寒暑漳人時從婦陟
巘求食每遭猛獸鬼物婦人為蔽翼習見母怪亦
無恐也婦又教之驗草木之榮落以記時歲漳人
安之是生二子忘其流落海嶼間也所閱草木凡
五榮落婦或他出漳人獨居忽聞伐竹聲往視乃
船樵也中有舊侶二輩即鄉思悠然向船人道所
以請共載以歸舊侶乃匿之舟中婦挾二雛追至
沙淑侏儻之聲如怨如詈擲二雛於
水號噉而去漳人登船竟培不能語
菩提樹 種出西域大可數圍風搖其葉若雨驟至
梁天鑑元年僧智藥三藏自西竺國持菩
提一株航海而來植于廣州光孝寺
戒壇之前迄今千餘年茂盛不改
黃鬼子墳 在花坑山南相傳宋時洪氏嫁黃家有
孕病故家人葬之柩至花坑天黑風起

柩陷地成墳後洪氏墳內生子往店賒麵哺之店
家索值氏曰我某家婦豈少若值耶後賒之屢店
家徑往其家索之公姑始覺啟墳得子氏不復
甦矣故人名其子曰黃鬼子今子孫尚多人

論曰昔楚史倚相能讀墳典仲尼刪之以為尚書
矧畛域之外耳目之所未悉者哉夫二氣相乘和
而祥徵乖而眚降陽勝而人履其恒陰勝而物呈
其幻深山大澤龍蛇藏矣荒檄遐陬魑魅現矣以
及訛言詩妖人疴物孽可勝紀哉故說有荒唐存
之足以藏往事有詭異考之可以資博是以君子
弗棄易終雜卦粵乘之作亦以雜

廣東通志雜記終

新寧學訓導林觀承
番禺縣教諭莫慶元
輯